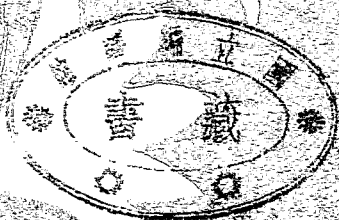


272762

正
示

命

正



33
3

百 合 集

倪 貽 德 著

短篇小說集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1 9 2 9

1929, 1, 25 初版

1——3000

1929, 6, 25 再版

3001——5000

每冊實價四角半

8344

813.872
2783

百合集目次

離 婚	1 —5 6
百 合 姑 娘	5 7—9 4
三 年	9 5—124
侍 女	125—162
傷 離	163—180

此書紀念東島之遊

百 合 集

離 婚

孫炳炎是我五六年以前在 A 校裏的老同學，當學生時代他的經濟似乎是很富足的，每天的時間，幾乎大半是消磨在穿時髦衣服，蕩馬路，逛游藝場裏，是同學中的一位瀟灑派的人物。而我那時的家境正在敗落之後，求學還得靠朋友的幫助，除了學費之外，時常兩三個月沒有一個零用錢，衣服更是襤褸不整，是許多同學中的最貧窮的一個。我和他的處境既然不同，彼此間的交情當然是疎遠淡薄的，更看見了也不十分招呼。但到了學校以後，他的家境也像



(南)

是漸漸破產了的樣子，據他自己說，是因為他的父親在交易所裏投資失敗了，將家產全部虧盡，接着自己的房屋又遭了火災，本來是一個中產的家庭從此就變成無產，但是這樣一來，他和我之間反而漸漸了解起來，不久我們便成了很好的朋友了。

我們都因為要謀生的關係，同進了一個半學校式的研究院裏辦事，不幸那研究院的氣象非常不振，經費也不十分充足，生徒是寥寥無幾，我們幾個教職員，除了吃飯住房子之外，拿不到半文薪水，所以我們那時的生活，實在是可怕得很，不過我因為是窮慣了的，倒還不感到甚麼，只是孫君因為向來過着‘布爾喬亞’的生活，一時驟處窮境，公子落難，更覺得辛酸哀傷，本來是弱衰的他的身體，因為營養不良和心境惡劣關係，便時常害着疾

病，他的以前的許多衣服物件，也完全質當盡了。不過那時我們精神上却是很愉快的，因為幾個熟識的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同病相憐，互相慰藉，當夜深人靜的時候，相對着促膝談心，有時談到悲觀的地方，彼此嘆息唏噓，有時談到快樂的地方，大家又天真地大笑一場，我們簡直成爲患難之交的了。

這樣的經過了半年，到了暑假，我們的生活都起了極大的變化，我們都受了內地的中等學校的招聘，於是大家都不得不離散了，各奔上自己謀生的道路，那時我赴石城，孫君則溯長江，泛洞庭，遠去三湘七澤之境，到一個偏僻的小縣城裏的一個女子師範學校裏當教員去了，這其間我們都因爲性情的疎懶和俗務紛繁，不會通過幾封信，各人的消息當然也無從詳細知曉，我只知道他在那邊，頗受一

班女學生的歡迎，在教課上絲毫不發生困難罷了。

性情乖張的我，在石城的某校執教，雖然也不受學生的反對，但不上半年，便因得罪了該校的校長，所以在學期終了的時候，便辭退了職，仍復回到上海，過我飄浪落拓的生活，那時候以前的許多共患難的朋友，多已遠離他去，只剩了我一個人，更加覺得孤單，無聊的時候，時常想起孫君，他畢竟不像我那樣浮躁，能夠安分守己地保住了固有的位置，每月坐享一百多元的薪水，於生活上一點不起恐慌，從此一帆風順，不難恢復他以前的境遇。後來又聽到人家傳說，他已和當地的一位女學生由戀愛而結了婚，度着美滿的人間生活，這更使我羨慕不已。

不料又過了半年之後，在一個酷熱的夏天的午後，孫君突然的來訪我了，驟

見之下，使我不勝驚訝。看他的態度，仍舊是不像得意的樣子，穿了一件洗染了的嘩噤長衫，面色仍舊蒼黃消瘦，兩只大而黑的眼睛表示着疲倦而無力的神情，但我總以為他是久別江南，趁着暑假的閒暇，回到故鄉來探望探望親友的。但據他自己說，因為那地方過於偏僻，加以近年來戰禍頻起，土匪橫行，所以不願久居，已將學校的教務辭退了。他對於和女學生戀愛結婚的事實，也絕對不肯承認。

“戀愛勝利了，這是很光榮的事情，何必保守秘密呢。”我向他打趣着說。

“那裏有這樣的事，你聽誰說的？你看我要是結了婚還肯離開那地方麼？”他笑着這樣推却地說，我也信以為真了。

他那時因為沒有地方住，所以就搬到我的寓所裏來，於是我們又開始一年前的窮愁相對的生活，依舊是每天打算

着吃飯問題，每天起生活的恐慌，而他的眉宇之間，似乎又添了一層以前所沒有的新的愁容來，時常一個人坐着發呆，一個人秘密地寫着不知寄往何處的信，我也不好意思老是喋喋不休地盤問他。

一天的晚上，我們坐在小屋裏閒談的時候，不知道爲着甚麼原因，他摸出他袋裏那個小皮筐來，偶一不慎，從皮筐裏掉下一張四寸的相片來，我的手快，給我拾起了，他現出倉惶的樣子，急急地想搶過去也來不及了。我得着機會，逃開了和他距離較遠的地方仔細觀看了一番，那相片上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子的背影，一看上去就知道是一個內地中學生的模樣，寬大的布衣，提高的黑裙，天足，不十分新式的短髮，富於肉感的身體，面目大致是美好，但因照片過於小不十分看。

得清楚了……

“哈哈，現在總隱瞞不過去了，這相片上的女子究竟是誰，快說來我聽吧！”我一面看一面笑着問他。

“開甚麼玩笑，不快拿來還我麼？”他又好氣又好笑的向我搶奪着。

“哼，那不成，你非要說給我聽了才還你。”我避開了再逼緊一層說。

他被我逼不過了，只得答應了我把其中的情形告訴我聽，於是我們又各坐了原位，孫君抽起一支香煙，把心神略略安定了一下之後對我說道：

“這件事情，我對你實在沒有守秘密的必要，不過我想再過一回告訴你的，現在既然被你發露了，我也只得將經過的情形對你直說，橫豎遲早你總有知道的一天。事情是這樣的，自從去年初秋，我們分別之後，我就由長江西行，經過了一

星期的路程，才到了那目的地 D 縣的女子師範學校，那學校是省立的，所以校舍非常寬大，經費也還充足，不過因為僻處內地，所以種種設備不十分完全。你是知道的，我是在那兒任圖畫手工的藝術科的，那學校以前任藝術科，似乎都是外行，所以一看他們的成績，真是好笑，大抵是臨的西洋畫片和擦筆照相，離真正的藝術教育却遠得很，我一進去之後，便一掃以前的腐氣，完全改了新派的教法，引起她們濃厚的興趣，所以那一班女學生，對於我異常的歡迎，我初次的嘗試居然得了大成功了。

“你總也可以想得到，我在赴該校以前，是抱着極大的希望的，我想那學校裏，定有不少美貌可愛的少女，我在那裏面不是像在羣花衆香的中間，可以滿足我的眼福了嗎？可是等我到了那校裏一

看，所有的女學生，大抵是粗淡黃面，缺少靈秀之氣，和我們江南一帶的女人比較起來差得遠了，這大概是水土氣候不同的關係吧。但過了幾天，其中有一位女學生，漸漸的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可就是這照片中的女學生，現在的尊夫人麼？她叫甚麼姓名？”我不等他說下去，便打斷他的話急急地問。

“是的，不要性急，讓我慢慢的說下去吧。”他再深深地吸了一口大聯珠繼續着說道：“她名叫楊慧蓮，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天真爛漫的少女，她那活潑可愛的樣子，在許多女學生之中的確是最傑出的了。真是奇怪，我注意了她，她似乎也很注意我的樣子，對於藝術一科，比旁的同學格外的用功，聽說她以前是從來不畫一張畫的，但等我去之後，她却畫得最是起勁，每次下課鐘打了之後，其餘的同

學都退出去了，她一個人還在教室裏不倦地描寫，晚上自修的時候，她或是一個人或是帶了旁的同學拿了作品到我的房裏來要我批評，改正，她的進步的確很快，在全班中的成績是最好的了，我不免時常誇獎着她。可是對於我，在許多人的面前，過意的表示冷淡的樣子，而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却是過分的和我親密。從這一點上看來，可以知道她對我的確有意思的了。

“我們兩人在心裏互相了解着，在言語中暗示着，不知不覺之間，我們的感情竟團結成一起了，她對於我是一心地傾慕，無條件地敬服，我也知道她的爲人，最是真誠爛漫，心地純潔，對於新的潮流，最是易於接受，新文學的研究，也極感興趣，雖然脾氣不免有點燥，輕於喜怒，可是這還是孩氣未脫的表示，反能使人格外覺

得可愛。所以我當時時常在想，要是她能和我做一個終身的伴侶，互相愛慕着，安慰着，不是可以幸福地過着一生麼？可是起了這樣的念頭之後，心裏反而感覺到苦痛，煩惱起來，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很容易感傷着孤單的寂寞，但是一見了她的時候，心裏便立刻起一種無名的喜悅，把甚麼事情都忘却了，我簡直像一刻也，不能離開她的樣子了。

“時間過得很快，我自從到了那學校以來，已經由蕭颯的涼秋轉變到寒冷的冬天了。一天的日暮時分，我喫了晚飯之後，一個人在學校園裏散步，對着那凋零了的草木和寒雲凍結的天色在起無限感傷的時候，她也好像是和我約定了似的，趁着黃昏無人的時候，獨自沿着曲徑向我這方面漫步地走過來了，我們驟見之下，都現出一種驚喜的面容來，互道

着相遇的湊巧，於是我便和她擇了一處幽僻的地方的一張坐椅上並肩坐下，在那樣蕭條嚴肅的日暮時分，在那樣荒涼寂寞的學校園裏，因着自然界的啓示，的確更能使我們的戀愛深刻化，悠久化的……”

“啊，真是太美了，太富有詩意了，我聽了你的話，也可以想像到那種情景出來呢。”我聽他越說越有趣味了好像是在描寫一篇小說的樣子，不禁插說了幾句贊美的話。

“自然的確是太有詩意了，我自己也莫明其妙，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們兩人的手互相緊握住在一起了，我們的口和口互相深深地吮吸住了，那時候我的一腔熱情，已經不能自禁，便把我近年來在社會上所受的痛苦，所遭的不幸，以及感到人生的寂寞，對於她的思慕，戀念，和盤的

訴說給她聽了，末了，我更和她說：‘現在我的肉體，我的靈魂，我的全生命，全部交付給你了，以後是幸福，或是痛苦，全都由你的主宰……’我竟向她作最後的要求了。她溫存地依在我的懷裏，默默聽着我的訴說，聽我說到哀傷的時候，竟禁不住嗚嗚地啜泣起來，我爲熱烈的感情所衝動，也將多年蓄積着的眼淚一時向她狂湧出來，啊，那一種互抱着痛哭的情景，我至今想起來還覺餘味不盡呢……”

孫君說到這裏，似乎是追想起甚麼事情的一般，徐徐吐着口中的煙圈，把話語暫時停止了。在從不曾經過戀愛生活的我，也聽得發呆了。‘啊，戀愛是這樣神秘美麗的麼？那女子是這樣純潔天真，照這樣看來，所謂戀愛是建築在物質生活上的，女子是崇拜虛榮金錢的，完全不是事實了……’我只默默地在這樣

想着，一時全室充滿着沈默的空氣。過了幾分鐘，孫君再繼續着說道：

“那時她對我的要求，完全允許了。她說願意救出我在痛苦寂寞之中，她說將來無論如何，要跟着我一同幸福地生活去，就是怎樣的窮困艱難，也甘心情願的……‘那麼你的家庭方面呢？你父母對你的主張怎樣呢？’我末後這樣地問她。她說：‘家庭方面是沒有甚麼問題的，我的母親是沒有甚麼主張，從小就依慣了我，至於父親呢，他年紀雖然大了，可是思想却是很新，他還是一位老革命家呢，對於婚姻問題，他也時常反對完全的父母獨裁，所以只要好好的解釋給他聽，沒有不好辦的事情……’啊，我真想不到她對於我有這樣圓滿的答覆呢。

“那一天晚上，我們在冬夜的花園裏這樣地絮語密談着，也不感到寒冷，也不

感到恐怖，直到學校的休息鐘打了之後，才分開了各自偷偷摸摸地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就寢。

“你大約總知道的吧，內地的風氣，是何等的閉塞，何等的不開通，一般人的觀念——就是所謂教育家也是這樣——看見男女在一起談話，總是不好的事情，教員和學生發生戀愛，那尤其是大逆不道的罪惡了，所以我們的事情若是被人知道了，不但學校內的師生會羣起而攻，就是社會上也是不容許的。爲着防止這種危險，我們的感情上縱然達到那樣的地步，但在表面上却絲毫沒有顯露出來，弄得周圍的人都蒙在鼓裏，我們都暗暗地覺得好笑。

“本來我是不打算這樣快便和她結婚的，一則我們的年紀都還輕，二則我的生活的基礎還沒有站穩固，要是我和

她正式結婚了，那學校的位置當然不能再留戀，所以至少也得等到我別處得到機會之後才可以實現。可是事實沒有這樣的簡單，我們終於達到不得不結婚的地步。

“天氣一天一天的寒冷了起來，學校不久就放寒假了，一般他處來求學的生徒，都陸續整裝回鄉歸里了。她的家裏，是住在一百多里外的T縣城裏，寒假時候當然也得回家過年，臨別的時候，她偷偷地到我的房裏來告辭，我們相約着互通音信，握手而別。這其間我們書信的往還，分外的密切，美的詞句，纏綿的情意，可無所謂不用其極了。這一種性趣，和見面談心時又是另一口味的。可是好事多磨，我們的通信縱然想盡了種種秘密的方法，終於被人察覺了，大約是幾個遠道沒有回去的學生，或是好事的事務員，在

號房的信插裏看見字跡可疑的寄給我的信封，引起了她們的好奇心，便把她拆開來偷看了，這種事情當然是使人不滿意的，便去報告了學校的當局，幸而學校的當局，爲保持各方的體面起見，沒有聲張出來，暗暗地寫了一封信給她的父親要她自行退學。啊，當我接到她來信報告這種情形的時候，心裏正如被刀刺了一般地痛苦，我想，她是爲我而犧牲了，無論如何，我不能夠辜負她了，我這一生，也當爲她而犧牲了。學校的當局，雖然顧全了我的面子，沒有辭退我的教務，但是我還好意思再留戀下去麼？索性把位置犧牲了和她去結婚，一同回到江南來再作道理吧？但是，在這種不安的社會，像我這樣沒有地位名譽的人，一時那裏能找到相當的位置，那時我一人受苦還不要緊，帶累了她忍饑挨餓却更是對她不起了；這

樣轉輾反覆地想着，得不到一個確定的主張，以致於神經也衰弱起來，曾經有幾個晚上睡不熟覺，一直到了春假的時候，我才決心到 T 縣一行，和她當面去從長計議。

“坐了從 D 城到 T 縣的小火輪，經了一個晚上的時間，第二天的清早，便到了她的家裏了，別離了三四個月的我們，重逢着更加親切，她爲我介紹了她的一家的親屬，都是和霽可親，對於我表示意外的歡迎，她的父親，是一個清瘦的中年以後的紳士，頭腦非常明晰，據他自己說是最歡喜和青年人交談的，那一天晚上，他便設宴招待我，席間他探問着我的家庭狀況，以前將來的志願，我却把實情說給他了，末後提到他女兒的時候，他說：‘你們的事情，我大概已經知道一點了，青年男女，因爲志同道合，發生親密的感情，我

是並不反對的，本來舊式的婚姻制遺禍甚大，的確有改革的必要，不過這是終身大事，你們須得再四地思維一下，免得將來發生枝節。”他的意思，大概以為年輕人的性情易變，不十分可靠的樣子，所以我就對他表明了將來負責不變的意思。後來我們又說到別地方去了，啊，他老先生的話真多，學問真博，竟滔滔不倦地談得不肯休止，這一天晚上因為過於遲了，就留我住在他們的家裏。

“我們的事情，經過幾次的磋商，和她姊姊的從中斡旋，居然得她父母的首肯了，而我接連住在她家裏三四晚之間，和她已經發生不可分離的關係，所以我就決把學校的位置犧牲了，和她在最短的期間內結婚。

“重回到 D 縣，托着家有要事急回江南的事柄向校長辭了職，帶了五六百塊

積蓄着的薪水，再去T城，在外面租了一間房屋，擇定了日期，也並沒有甚麼結婚式，就是請幾位親朋喫了幾席酒之後，便實行我們的同居生活了！那時正是春暖的三四月之交，我們倆朝朝尋樂，夜夜歡娛，那種人間的美滿生活，真是難以用言語形容。

“這樣的同住了三四個月，我所積蓄着的五六百塊錢快用完了，兩人每天在一處沒有事做，有時反而覺得無聊，長此以往，終究不是事情，所以我就決計回上海來，她仍舊回自己家裏暫住，待我的生活費有了確定收入的時候，再去接她出來同居，但此願不知何日纔能夠實現。

“唉，我現在是和你不同了，沒有像你那樣自由了，我是有了負擔，有了責任的人，從此以後，做牛做馬，也是不能辭却上海地方，人多事少，決非久居之計，前幾

天南洋有一位朋友來信說，那邊或者有機會可找，我已去信請他急於代為設法，現在我的一線生機，就是希望南洋那一條路了……”

孫君把他的戀愛史說完之後，嘆息唏噓，有不勝憂慮的樣子。我呢，只是聽得出神，除開羨慕他豔福的不淺敬佩他本領的高強之外，更沒有其他的意見。

“啊，原來你往湖南去一趟幹得這樣的好事情，爲什麼不早說呢，我還不曾恭賀你過。”我握住他的手笑着說。

“那有甚麼可賀的地方，實在只有痛苦，我真追悔那時的失策，不過，她的確是太可愛了，將來我無論如何爲她而勞苦，也是甘心情願的。”他也真摯地笑着說。

孫君住在我的地方已經有兩個月

的光景了，南洋的回信老是不見來，眼看着沒有甚麼希望了，他的憂容也一天一天的深沈起來。

以前的同學中有到東三省去創辦學校的，大概是辦得很發達了，來信說缺少相當的教員，要我們無論誰去都好。我因塞北地寒，不願跋涉遠行，這機會就讓給了孫君，他當然是表示十分心願的，好像前途發現了一線光明的樣子，精神立刻振作了起來，忙着準備行裝，籌借川資，在一個淒風苦雨的薄暮，他又登上海輪，踏上漂泊之路去了。

不久我也得着了機會，回到以前的母校中任事去了，此後各人都爲着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彼此的音信又因之疏遠了下去。忽而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封從奉天來的他的信，裏面是這樣的寫着：

“從上海別離以來，又將半載了，我

這次的塞北之行，真是吃盡了千辛萬苦，因為路費沒有帶足的原故，在路上無端的受了許多驚慌，好容易到了奉天省城，才把心神略略安定，但是這塞北的境况，真是和江南迥異，這兒看不見一株青草，這兒吹不到一點和風，但見黃沙土飛揚，胡馬奔逐，入冬嚴寒刺骨，冰雪載道，北風怒號，生趣殆盡啊，回想起江南樂土，我真追悔不該多此一行了。

“我起初以為這學校的規模雖不致十分壯偉，總該有振作的氣象，但到了那兒一看，所謂校舍，就是租的幾檐住家的平房，一走進去，教室內外，像是幾天不曾打掃，只有三四十個生徒，在那兒無精打采的上課，我一看了這種破敗不振的情形，頓覺灰心失望，但既已長途來此，也沒有辦法，祇得權且暫住，以待將來。

“可是不幸的事情，又接着發生，我的

女人，上月來信報告我說已經生產了一小孩，要是在平常的人聽了這樣的消息，是何等地欣慰，但在我聽了，只覺得負擔的分量更爲加重，接着又來信說因爲產後失調，患了咯血症，醫生斷定她是肺病的第一期，想進醫院療養，又苦於缺乏診金，要求我從速匯款，你想，聽到自己的女人這樣的消息而不能一救，那是何等的痛心！而況地隔萬里，山河遠阻，我又不能立刻跑到她的面前一看她的病狀究竟如何。

“此地學校的經濟狀況已完全陷於絕境，來此數日，尚不曾發過半分薪水，幸而近來各方活動，謀了幾個學校的兼職，在冰天雪地之中，東西奔跑，簡直沒有休息的餘暇，而所得酬報，至爲微薄，加以奉票低落，每月含辛忍苦，只換得三四十元之現洋而已，而我自己除了每天三餐的

高粱米飯之外，却是一個錢也不能化費，所有的錢，完全向她寄去，只希望她的病，能早日痊愈，我在萬里之外也可以稍稍安心了。

“唉，朋友，我現在已深深地嘗着實生活的苦味了，我已了解人生的真義了，回想當年學生時代的歡樂生活，真是有如隔世，不可重來，而今而後，我正如一匹負重的駱駝，經過沙漠，永無休息，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為止，現在我也更沒有別的希望，我只能忍受着，忍受着，把時間一天一天的挨磨過去罷了。”

我看了他這一封簡單而沈痛的信，心裏也不免蒙上一層暗影，但對於爲着愛人而苦戰惡鬥的精神，却是有值得敬佩的地方，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去勸他不必悲觀，只要繼續努力，將來總有漸入佳境之一日的。

不料不到一個月之後，他又倉惶南歸了，我們幾次的聚散，相見之後，各人的面龐都添了辛苦的痕跡，而他因長途跋涉的結果，更顯得蒼老黧黑。我問他爲什麼這樣匆匆南歸，他說因爲那學校負債過鉅，校長潛逃，全校完全呈混亂狀態，他深恐橫遭連累，所以犧牲了一切，是夜脫身而歸的。我聽了這樣的情形，也只能爲他嘆息命運之窮促。

此後孫君又在上海失業了許多時日，直到第二年秋季開學的時候，因爲我所任職的母校裏有一位同事辭職他去了，他才得着了機會插入進去，雖然酬報也是十分微薄，但生活總比較的平安一點，我們比隣而居，時常相聚談笑，又回復到兩年以前的情形了，但他因爲久別愛人，心裏總不免時時有所牽掛，兩方的通

信，尤其是親密，我常常看見他在夜深更靜的時分伏案作書，而每月所得微薄的收入，大半數是按期匯去，絕對沒有一次的延誤，而自己呢，却是想盡種種省儉的方法，同事們都是楚楚的洋服，而他一件破舊的長衫，老是披在身上，皮體上已經裂了極大的窟窿，也沒有力量置換新的頭髮是兩三個月不曾修理，像鳥窠披在額際，許多學生，時常在背地笑說他是‘叫化先生。’

但他那時精神生活上似乎是極快慰的，不像我們孤獨者的彷徨不安，當我們無事閒談的時候，他不厭重復地提起着他的愛人，他說他現在愈想愈覺得她的美好了，他所看見過的女學生，可說沒有一個能夠超過她的，她的身材是如何的肥瘦適中，她的皮色是如何的白皙紅潤，她的性格是如何地天真無邪……他說

她的肺病近來已經漸漸有了起色，而且在一個小學校裏擔任一點功課了，不過他總不忍她以病弱之身任勞苦的工作。他又說她的資質非常敏慧，很有點藝術的天才，若是得着專門研究的機會，將來多少有點成功的希望，最後他又說，她已是結了婚生了小孩的婦人，常住在父母的家裏終有點不好意思，所以不久總要回T城去接她出來，在上海租屋同居，或是給她上學……

“你去接她出來同居我覺得很應該的，不過事實上怕不大容易吧，上海的房租，火食……什麼都貴，還要零用，做衣服，依你這一點收入，要維持三個人的生活，在事實上怕不大容易吧？”我聽了他接着來滬的意見，以第三者的地位替他打算一下，的確有點難於實現的可能，便老實不客氣的打破他一番的盛意。

但他並不以我的意見爲然，他強辯着說：

“不，不像你所說的那樣難，你看，上海地方，儘有許多人家，每月不過二三十元的進款，但一家數口，也在那裏過活，我已經計算得清清楚楚了，租房子，四塊錢的亭子間也够用了，自己煮飯，十多塊錢也就夠了，衣服是一時不必添新的，小孩打算不帶來，省得麻煩。若是給她進學校，那麼尤其省事了。”

“那麼，她能夠和你這樣共甘苦麼？她不會因生活的不滿足而發生別的問題麼？”我再進一步的問他。

“她不是那樣愛物質享樂的女子，要是那樣的時候，她那時也不會允許我結婚了。若是機會好的時候，她能找到一個職業，更可以幫助我呢。”

他這樣的話，說了不止一遍了，我也

很希望他的理想能夠早日實現，可以見一見他新夫人究竟是怎樣的一位人物，可是空氣儘管製造如何濃厚，總不看見他鼓起勇氣回去迎接，也不看見他夫人自己的到臨，倒使我旁觀者有些心焦起來，我想，這大概還是因為力量不足吧？或是因為他的夫人不願同來吃苦吧？

這樣的又過了一年，到了十五年的夏天，正是革命軍在湖南湖北苦戰惡鬥的時候，有一天孫君又對我說：“這一回她一定要來了……”

“怎麼，莫非你冒險越過那戰事區域去接她麼？”我不等他說完，就搶着問他。

“不是的，我剛才接到她的信，說因為有幾個朋友要到上海來求學，趁着一同順流東下，而且日期也定好了，大約一月之後便可以到此地了。”他搖頭苦笑

了幾聲，又接着說道：“唉，此後我的負擔的確要加上重量了，想起來真是不得了。”

他這一回說得非常認真，非常切實，不像以前那種只是希望的浮泛之詞，而且他怕我不相信，把信上那幾句話指給我看，真的是寫着要來了。

此後孫君的確不像以前的閑散無聊了，最初是籌備小家庭的開辦費，在外邊奔走了幾天，居然借到了一筆整款，接着便是租房子，他說，她的肺病尚未斷根，還得好好的療養，租房子是要選擇空氣新鮮的所在，但是在上海是人煙稠密的地方，空氣新鮮的所在，只有靜安寺路一帶的華屋高樓，沒有錢的人是再也踏不進去的，幸而他的機會湊巧，租到了接近某大房主宅第的一家的前樓上，窗外就有一個大花園，可以借到一點餘光，然而

他以前的亭子間的計劃却無形拋棄了。此後又煞費苦心地在北京路搜到了許多銅牀，寫字檯，沙發椅等等的舊傢具，在魯意斯摩洋行的拍賣部裏買了許多窗帷，台毯，椅墊之類的西洋室內裝飾品，佈置起來，儼然是一個美化的小家庭的樣子，他自己看了也覺得滿心得意。

房子是租好了，各種的用具也都買好就了，什麼都籌備完全了，只要等人一來，小家庭的生活便可以實現。但是一個月到了，預定的日期過去了，還不見他夫人的到來，連音信也沒有，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起初是焦慮，後來又變成憂急，因為那時恰恰當革命軍圍攻武昌城的時候，要過長江是很危險的。

“啊，不要是她在路上出了甚麼事變吧？否則何以連信息也不通？她早不來遲不來，偏偏在這個當兒動身了，要是發

生了危險真是怎麼辦！”他似乎有些因焦憂而怨恨她的樣子。

“我想不要緊吧，她大約因為武漢的戰事發生了一時不致動身？近來長江上下游的輪船怕不見得通吧？”我這樣的安慰着他。

我因為在上海太住久了，不免感到了厭倦，想把生活變換一下的原故，在那年秋天，就離開了繁華的大都市而重去荒涼寥廓的古都中，所以在孫君的夫人未來之前先走了，心裏雖然不免有點悵悵，但於我却終究是一件不關痛癢的小事。

後來我從別的朋友方面聽到了關於孫君的消息，說他的夫人終於到上海了，但出於他人意料之外的，是他們兩人的感情極不融洽，不到一個月之內，已經

發生過幾次衝突了，那位楊女士的確太浮躁粗暴一點，不脫她們那邊的地方性，而且物質的要求也很厲害，所以孫君近來的生活更陷於困窘的狀態……

我聽到了這樣的消息不免發生許多的驚疑，我想：“以前，孫君不是常對我說起他的夫人如何天真爛漫，如何的純潔溫柔，縱使物質生活上不能滿足，但有他們幾年來愛情的維持，決不致變化得這樣快的，莫非他以前對我說的盡是誇張的虛言麼？或是傳來的消息不可靠麼？我總希望這是虛傳，或者即使有了這種事實將來終可重繼舊好……但這於我終究是不關痛癢的事，過了幾天也就把牠忘却了

悲壯的消息一次一次的傳來，革命軍已佔領江西了，所謂五省聯軍總司令

槍惶敗北了，不久將田各方包圍江浙了，把一個古舊的石頭城，弄得滿城風雨，草木皆兵，許多學生，都紛紛請假歸里，學校不得已，祇得提前放假，我在這時候，又帶了行李，重回到上海來。

一到上海最先去訪的朋友便是孫君，尋到了以前他所租就的地方，那知問問樓下的二房東，他們說，早已搬走了，於是我又到 he 任事的學校裏去找他，他真的仍舊住在學校的宿舍裏，仍舊是蒼瘦的臉頰和長亂的頭髮，不過他那件破舊的長衫却已換了一套新洋服，我們因為別離了幾個月，相見之下，都覺得很高興，談了許多閒天。我問起他的夫人，他說就要來的，你等一忽而便可以看見了。湊巧的我們正在閒談的時候，他的夫人一跳一躍的笑着進來了，她現出驚奇的眼光向我呆望了一下，孫君為我們介紹了一

番之後，她才又立起來做出一種極流行的姿勢和我鞠了一個躬。我在這一瞥的印象中，覺得和孫君以前對我述說的並不十分吻合，身材的確是肥瘦高低適中，而且也很健康，絕對不像一個曾經患過肺病的人，臉上的輪廓，也很端正，不過細小的眼睛，和時常牽動着的頰上的肌肉，很可表示出她動亂不安的性格，頭髮是剪着最新的式樣，穿着一件外國花布的夾衣和顏色複雜的方格子布的長馬夾，腳下著的，不消說是黑漆的高跟皮鞋——雖然還不能脫盡那本來的鄉土氣味，但一望上去却儼然是一個上海流行的時髦女子，我竟禁不住暗地裏佩服孫君會把他的夫人裝飾得這樣的苗條入時。

她並不像一般舊式的女子，見了男子便會羞怯默默，她和我初見面之後，便很自然的加入我們的談話了。她說話的

聲音缺少女性嬌柔溫軟的特點，有時笑聲也放得很高，像一個豪爽的男子，聽她的語氣，似乎是思想非常激烈，對於革命運動也很關心，我一望就知道她不像一個賢妻良母而是好在社會上奔走的革命的女同志。

過了一息，她好像完全不以我爲一個生客了，完全不以我在旁邊而稍有顧忌了，她現出小孩子般天真爛漫的笑容向着孫君要求說：

“前天你答應我的衣料，怎麼樣了？今天我們同去買吧？”

孫君本來是很高興的和我們談着笑着，聽到了她突然這樣的要求，好像是興致被打掃了的樣子，立刻收住了笑容噙着雙眉不樂意地說：

“唉，你何必這樣急呢？再等幾天吧，等衣服的樣子和顏色仔細想定了再去

買吧。”

“什麼？等幾天？你老是這樣，老是這樣把人家的事情不放在心上。”她的天真爛漫的笑容也看不見了，張大了兩隻細小的眼睛，臉上的筋肉也更牽動得厲害，好像是要哭出來又像是預備接戰時猶惡的表情。

“怎麼不放在心上，我天天在爲你打算着呢。”他又勉強現出笑容來，聲音是變成低輕而緩慢。

“那末你就應該爲我快一點想法去買，你看，天氣一天一天的冷起來了，人家都已換上了新衣，而我還是穿着這些夾的，不笑人麼？”她說着自己也覺不好意思起來的笑了起來，接着又說：“這兩天天氣真的冷了，我穿了這夾衣的確有點忍不住，你看我的鼻子不是有點傷風嗎？”

“那麼你把你帶來的那件舊的紅旗袍穿幾天吧，等新的做好了再換也不遲。”

“那件紅旗袍穿了還見得來人麼？真虧你說得出來，你自己到穿了新洋服，我就隨隨便便都可以的，你未免對我太壓迫了。”她再向他釘了一眼，恨恨地說。

“好好，我不再壓迫你了，這幾天我實在沒有錢，等想到法子一定和你同去買。”孫君的語氣更低軟了下去，簡直近乎向她哀求的樣子。

“好，那麼你去想法子吧！明天我再來等你的回信。”她這樣的說了之後，就像還有要緊的事情般的，也不向我們辭別，就匆忙地跨着大步地走出去了。

我在旁邊看他們演了這樣一幕戲劇，心裏只覺得莫名其妙，等她走了之後，就問孫君說：

“這是什麼一回事呀？她對你爲什麼這樣強硬的態度？”

孫君接着嘆了一口氣，向我苦笑着說：

“唉，你還不知道麼？說起來真是一言難盡，她近來是大大的變了，和我以前理想中的她完全是兩個了，想起來我以前真不該接連寫信去催她來的，更後悔那時不應該那樣快就和她結婚，唉，總算是我的倒霉罷了。

“自從你去了之後，不久她就來了，據說她們在路上的確經過了不少的危險，上岸的時候，現出極狼狽的神情，又是物件遺帶了，又是行李失却了，好容易把她招呼到新屋裏去，而她的幾個朋友，也不住旅館，都同住到我們這裏來，弄得房子裏雜亂無序，所以最初我就感到一個不好的印像。不過她在最初的兩三天，到還

安分，和我有說有笑的，我也帶了她同出去玩了幾次。大概她在外面看到了上海的許多新粧女子，漸漸對於自己的裝式有些不滿起來，今天要我同去給她剪髮，明天又要我爲她裁剪新衣，幸虧那時我還有幾個餘錢在身上，所以也都依順了她。接着她的幾個女友都進學校了，我以爲從此可以過一點快樂的生活了，那知她因爲一個人住在家裏，漸漸的感到寂寞不安起來，她對於日常的事情也像不願做的樣子，天天和我吵着說：‘我到此地來不是來做太太的，也不是來給你做事的，我是想來求學的，你非得給我進學校不可。’她這種話，雖然不把我的情形想一想，但也有一方面的道理，所以我們同居不到一個月，就把房子退了重新又回到學校裏去住。那些東西，也廉價出賣了，想起來真是傷心。

“幸而她進的就是這個學校，學膳費都每月在我的薪水上扣除，然而在我微薄的收入上又減去一半了。而她自從進了學校以後，看見了旁的女同學的奢侈的生活，時派的裝飾，不免有些自慚形穢，同時又覺眼紅，結果便是天天來逼着我，今天又要做新衣服，明天又要買新皮鞋，單是皮鞋，來了不到半年已經給她買了三雙了。此外學校的用具及化妝品之類，也時常要添購新的。我雖然每次總是想盡了方法滿足她的慾望，可是有時總不免發着怨言，和她爭執幾句，她就說我壓迫她，不把她平等待遇，大吵大鬧起來。今天的事情，要是你不在這裏，恐怕還要鬧得大了。

“爲了這種原因，我們間的感情顯然蒙上了一層雲翳了，我甚至看見了她便起憎厭之意，想遠遠的避開她的好。我

有時也想再回復我們以前的感情，抱了滿腔的熱情去向她求愛，可是她像麻木一般的毫不起反應，就是抱上她身體的時候，也像抱着一塊木頭，不會起一點吸引的熱力，像兩年前的那種濃情蜜意，無論如何不能再現了，唉，我對於我的前途真悲觀到極點了。”他說到這裏，只是搖頭嘆氣，把香煙狂吸了一陣。

“既然如此，以我的意見，還不如一刀兩斷，痛痛快快離婚的好。”我聽了他這一番苦語，也覺得爲他發起愁來，就不加思索地說。

“能够離婚到也好了，可是事實上却還離不掉，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沒有辦法，我只得把這付重担子負下去了。”

“那麼既然不離婚，就得和她恢復以前的感情，你何不向她婉言解釋解釋呢？”

“也不知解釋過多少回了，她總是不肯原諒我，唉，我自己是再沒有辦法了。”

“我若是有機會的時候，到可以向她為你解釋解釋的，或者旁人的話反而比較有力些。”

其實，這種夫婦間的事情，是誰也無從解勸的，誰也不能參加進去調停的，我早已知道無可爲力的了。

一時在失業狀態中的我，因為沒有地方住，所以反過面來，從前是孫君住在我的小屋裏，如今我不得不寄居到他的宿舍中了。此後我們幾個人又時常聚在一起了，他的夫人也時常來，他們雖然不時起無端的爭執，可是有時也和好着談笑如常，我和她不久也成了很熟的朋友了。她的確是一個喜新好動，富有革命性

的女子，而且是一個黨員，那時正是革命軍節節逼近江浙的時候，在上海黨部的工作非常緊張，她大概也是黨內的重要分子，每天的工作似乎很忙，學校的功課也不大上了，白天只是在外面奔走，像是負着極重要的使命。她對於婦女問題，也很關心，我們有時說到這一方面的時候，她就氣憤憤地說：

“數千年來中國的女性，被蹂躪在你們男子的鉄蹄之下，不能抬起頭來，把女子做買賣，嫖妓，蓄妾，……種種罪惡，無所不爲，還要用什麼貞操，道德種種的名義來束縛女子的自由，就是女子的知識學問不及你們男性的高強，也是因爲這種原故，說女子無論如何趕不上男子，我是絕對不相信的。”

“所以，最好你們自己起來解放自己，求自己的經濟獨立，不再依賴男子，就

自然可以得到平等的地位了。”孫君像是諷刺她地說。

“自然，我們要自己起來解放自己了，現在我們的婦女聯合會，就是本着這種主張組織的，我們不但要求女子的平等自由，而且對於那些壓迫女性的男子，要實行打倒。”她說着狠狠地向孫君看了一眼，接着又笑了起來。

“那麼，你不但主張男女平等，你簡直是一個女性中心論者了？”我也笑着問她。

她傲然地微微點着頭說：“也許是的，我們受了你們男性的壓迫，莫非不要報復麼？今而後的時代是女性征服男性的時代了。”

“好，那麼我就讓你打倒吧，實在我是不打而已經先倒的人，看你從何打起？”孫君說着也禁不住笑起來了。

像這一種爭論，在我們幾個人之間是時常有的，但這種事情與其說是爭論，到還不如說是無聊中消遣作樂的好，所以每次總是讓她佔勝利，她就像得了莫大光榮似的現出驕傲的微笑來。

我當孫君不在旁邊遇到了她的時候，也時常想乘機向她勸解，我說：

“你和他時常這樣爭吵，在精神方面未免太痛苦了，爲着謀雙方的幸福起見，總應當互相諒解才好，他的情形，你總是知道的，每月的進款太少了，但目下也是沒有辦法，你祇得一時吃一點苦，將來總不會常久如此的吧。”

她聽了我的話似乎不以爲然，搖手否定着說：

“不是的，不是這樣說的，我將來也不想常久靠他，現在實在是沒有法子，其實我和他感情的破裂，並不是物質上的

問題,根本他現在對我沒有愛情了,他怕已經有了別的愛人,對我完全是敷衍敷衍罷了,發起性子來的時候還要遭他的毒罵。唉,我是上了他的當了,我真後悔,……”

“大家都因為一時的戀愛衝動而結了婚,有什麼上當和後悔呢?”我真的有些不解他的意思。

“L先生,你怕沒有知道我們以前詳細情形吧?他那時候對我完全是一種騙術,或者是我的命壞,不知道怎麼樣會遇到他這個鬼。”她說到這裡,話就回到從前去了,把他們如何戀愛,如何結婚的經過,瑣碎拉雜地對我不厭麻煩地說,大體的情形,可以和孫君所述互相參照,但她講的時候,却完全把自己處於被動的地位,而把一切的責任都推在對方的身上,她最後說:

“總之，老奸巨滑的他，屢次用着花言巧語的手段來誘惑我，我那時候因為年紀輕，天真爛漫，一點世事也不知道，完全任他播弄，後來甚至被學校開除了，他還不肯罷休，跑到我的家裡來求婚，向我父親說了許多假話，我那時不知道怎樣就允許了他。那知結婚不到三個月，他就託故逃走，把我一個人剩在那邊，一個錢也不寄回來，我苦得沒有法，只得到一處學校裡去教書。

“不知道作了什麼孽，我的腹中竟懷孕了，生產的時候，也沒人照料，也沒有錢好好營養，以致得了產後失調的病，長時間的咳嗽，嗽出一大塊的血來，醫生說我是肺病，我帶着病一方面還要去上課，唉，想起了那一種苦況，都是他一人累我的。

“他還嫌累我不夠，屢次寫信來騙我到上海來，說得何等的天花亂墜，我信以

爲真了，所以就決定離開家鄉，那知一到此間，只是受苦受氣，弄得我回去又不能，在此活受罪，啊啊，叫我怎麼辦呀！我的命好苦呀！……”她說到此地，竟放聲頓足大哭起來，像歇斯的里亞發足了的一樣，哭聲裏又似乎聽她說着：

“啊，我的處女被你強姦了，我要是不和你結婚是多麼快樂自由呀！離婚離婚，你爲甚不早些和我離婚呢？”

我本來是一番好意，想調和兩人的意見，那知結果反而一場沒趣，我只得說了幾句安慰她的話，默默地退出去了。

過了幾天，孫君設法活動了一點錢來，爲她新製了一件外國呢的旗袍，色彩樣子，都很合時，她穿上了之後，果然高興了幾天，和他到公園裡去散步了幾次，不久學校也放寒假了，他們兩人，都像感到

了性的饑渴，感情驟然濃密了起來，相約到一位朋友家中的空房裡暫住。

在那幾天中間，他們同遊同臥，簡直是一對戀愛之侶，她對於黨部的工作也疏淡了一些，孫君也不像以前怨恨悲嘆了，我也以為他們從此可以和好如初，深為他們的前途慶幸。

不料不到一個星期，他們似乎又為着甚麼事情爭執起來，鬧了一場，又都搬回到學校裡各自分居了。

日子過得很快，春天又開始了，新年過去之後，學校中又現出一種生動活潑的氣象來，孫君忙着教課的預備，也把自己的私事暫時擱置腦後，一天的下午，我正在他的房裡閒談的時候，好久不會到的她，忽的也推門進來，臉上的顏色很不好看，好像遭着了重大的事情一般，她進來了，坐着好久沒有說話，過了幾分鐘才

低聲地對孫君說：

“這幾天我的身體不興，怕又懷孕了吧？”

“啊，什麼？懷孕了麼？”本來在平和狀態中的他，聽到了她的話，突然跳了起來，臉色也急變了。

“我想一定是有孕了，和前次一樣的情形。”

“我不相信，沒有這樣快的事，你的身體究竟怎麼樣？”

“有點發熱，頭痛，胃口也不好，我想一定是的，我要去打胎。”

“那不是流行感冒吧？我和你到醫生那兒去驗明了再說。”孫君說着，就急急的披上外衣和她同出去了。

醫生按了脈之後只說可疑，但還不會顯明，須再待一月方可確實證明，而她還是固執着說一定有了，一定要去打胎。

第二天她又到孫君處鬧了，她說：

“我是要求學的，而且要爲黨部服務，要是生產了，還了得嗎？以前育兒時的痛苦，我是受够了，所以這一次非打胎不行，誰教你做那樣的事，現在非完全負責不行。”

“打胎，我也同意的，不過你的意思究竟怎樣打法？”

“當然是進醫院，”

“進醫院多少錢，你打聽過沒有？”

“我打聽過來，進醫院包打，兩個星期出來，一共一百二十元。”

“那裏這樣的話！進醫院也不要這許多錢，打胎我也知道的，吃幾塊錢的藥就下來了，何必進醫院？”

“噢那種藥沒有用，我非住醫院不行。”她氣勢汹汹地逼緊一步，好像要動武的樣子。

“那我沒有這許多錢，偏不給你住醫院，看你如何？”孫君也忍氣不住了站了起來說。

“我嗎，我一定要進……”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忽聽得拍的一聲，孫君已在不留意中吃着一掌耳光了，他順勢抵抗着向她推去，她便跌翻在門邊，接着便是大聲的哭泣和號呼。

看熱鬧的人已經聚滿在門外，我也沒有法子去解勸。

“離婚！馬上離婚！”她在號哭中厲聲地說。

“好，馬上離婚！”他也切齒痛恨地說。

這一天晚上，她果然帶了幾個同鄉到孫君處開談判了，雙方的感情已經成了冰炭，對於離婚當然是個沒有問題了，但提出的條件是要求離婚金二千元。

二千元這是多麼大的一個數目，不但精窮的孫君難以變出，就是小有產者一時也無從籌得，他只是冷笑着說：

“好，二千元，我給你吧，我到法庭上去給你吧！”

“二千元，這實在太大了，孫君是無論如何拿不出來的，到還不如改一個切實的數目。”我說。

因孫君的態度也很強硬，對方也漸漸讓步了，由二千減到一千，由一千減到五百，由五百減到二百，孫君也就承認了。

但是二百元的現金，在孫君也是不容易拿出的，半年來他爲着她的用費已經積欠累累，再無處商借這一筆巨款，不得已，祇得向學校的會計處預支薪水，他每月薪水是四十元，剛好是半年的全數。

在某一天的早晨，他們實行正式離婚了，事情是很簡單的，雙方都請了幾個

證人，孫君當面將二百元現金親手交點給她，互相交換了一紙字據，那時據上言明雙方以後絕不生關係，孩子仍歸女的方面養育。

許多麻煩的糾纏全部解決了，楊女士從那一天起，也搬出了學校，那時正是黨國需才之秋，尤其是女性最被歡迎，她大概去加入政治工作了，而孫君呢，雖然損失了二百元的巨款，但他却歡笑着對我說：

“好了，我心裡的一塊沈重的石頭已經落下了，從今以後我要開始走上新鮮的道路了。”

一九二八，六，十一，於東京

百合姑娘

(一)

上午十一點鐘半的時候，我正從辦事室裏回來，在自己的寓所裏休息，口中啣着煙捲，對着一圈一圈吐出來的煙氣，在無意識地出神，司閘人突然推進我的房門來低聲地對我說：

“先生，外面來了一位女客說要會你。”

“那是怎樣的一位女客？她姓誰？”
我站了起來驚奇地問。

“姓誰我到沒有問她，看上去是一位二十來歲的女學生。”

“那裏你就去請她進來吧。”

司閹人退了出去之後，我再不能像剛才的寧靜了，站在椅旁等待着那位希有的女客之到臨，心裏只是在想，像我這樣素不踏進交際之場一步，也沒有和甚麼學校發生關係的人，世人早把我忘却了，更那有女學生之類的人來訪我呢？

接着司閹人便引了那位女客來了，那女客剛要踏進我房門口的時候，却故意停足在門外，向我送了一臉的媚笑，好像要等我先認識了她才肯進來的樣子。我一見了她那白嫩的粉臉，嫵娜的姿態，和一頭蓬鬆的捲髮，不待明辨便知道她是六年以前看見過的百合姑娘。

“噢，原來是百合小姐，真是想不到你會來的。”我出於意外的歡欣，笑迎上前去說。

“A先生，你到還認得我，我以爲你

早忘記了。”她微笑地歪着頭，顯出她所持有的愛嬌的態度，說着已走進我的房裏了。

“怎麼會忘記你？我就是看見你的背影也認得出來，不過，幾年不看見，你的確長大得多了，而且更比以前長得好看了。”

她和幾年以前的樣子，的確有些不同了，身材雖然沒有高了多少，但頰上和全身肌肉却發達到充分的豐滿，尤其是在乳房和臀部，帶着一種迷人的誘惑，所以沒有以前那種玲瓏活潑的處女美了，看上去到很有點豐艷的少婦的感覺。

“唉，不要去談牠了，人越是長大了越是增加痛苦，倒不如小孩子時代天眞爛漫的快樂。”她聽了我的話，好像是觸動了她的心事，有無限傷感的樣子，聲音也微微有點顫動。

“啊，六年以前的她，是一個何等天真活潑的女孩兒，想不到她現在也變得這樣悲觀了，她大概受了許多難言的委曲吧？她大概有滿臉的怨愁要向我陳訴吧？不然，她何以會來找我呢？”我心裏這樣暗暗地想着，同時看她全身的服裝，也是不合時得很，極不像一個青春時代的少女所應穿的，和她那天生嬌艷的美貌對照起來，尤其顯出她身世可憐的樣子。

“唉，小孩子時代真是人生最快樂的時代呢。”我嘆了一口氣應和着她，但接着又改用別的話問她：“百合小姐，你這回是幾時到上海來的？”

“來了也有半個多月了，逃難來的。”

“啊，我到不知道，否則早已來看你了。你怎樣會知道我的地方？”

“是人家對我說的。”

“是誰對你說的？D君？”

“不是的，D君他怕不知道你的地方呢。”

“那麼定是蘭君了。”

“是的，蘭君來看我的時候，曾經談起你過。”

“他們都來看你過麼？”

“來是都來過的，還是在我初到的時候，可是現在我搬了地方，他們都不知道了，我真不願意看見他們。唉，A先生，人是真靠不住的呢！”

她一說又說到這樣傷感的地方去，倒使我覺得爲難起來，要想說幾句安慰她的話也無從說起，看看手上的錶，已經將近十二點鐘了，我想，索興到外邊去找一個清靜的地方去談談，或者她有滿腹的牢騷要對我講吧，所以我就向她提議說：

“我們還是到外邊去走走吧。”

她聽了我的話也似乎很表同意的樣子，微微地點了一點頭，接着便站起來，慢慢地跟着我走出門去。

(二)

她的到上海來的消息，我是早已知道的了。在半个月以前，蘭君來訪我，他對我說：

“我有一件好消息要報告你：那百合姑娘，你是認得她的吧，聽說她兩三天之內就要來了。”

“噢，有這樣的事情，她確實要來了麼？”我聽了這新鮮而有趣的消息，一時也引起了一點好奇心。

“當然是確實的，且省城這兩天吃緊得很，她是到此地來避難的。”蘭君對於她的來也像很切望似的，切實地斷定着說。

“我也有許多時間沒有看見她了，她現在怕長得更美了吧？”

“我們等她來的時候一同去看看她怎麼樣？”他笑着徵求我同意。

“好好，那時候我們一定去看看她。”

當時雖然這樣的約定了他，但後來因為他種事情的煩忙，也漸漸把她忘記了。關君此後也沒有來過。

真的，我和百合姑娘的關係本不深切，這因為我們相見的時候太少而我們相隔的期間却太遠了，而況我認識她的時候，她還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女子當十三四歲的時代，肉體還沒有發達完全，對於異性的愛也似懂非懂，一知半解，所以是不大能引起人家注意的。

那時我正在上海的某校讀書，暑假期中，我回到日城，寄住在關君的家裏，因

爲他的住宅正靠近有名的W湖濱，推窗望去，可以看得見山色波光，綠柳烟堤，對於避暑是最爲適宜的。我認得百合姑娘就是在那時候。

百合姑娘的住所也是在距湖濱不遠的一條馬路上，和蘭君的住宅相隔不遠，遙遙相對。百合姑娘的父親和蘭君的父親本有師生的關係，所以她的父親時常帶了她到蘭君的家裏來，她和蘭君便漸漸地熟識了，當學校下課之後，或是在星期的假日，不是蘭君去找百合姑娘，便是百合姑娘倚在門邊待蘭君，他們兩人已成了童年時代的好友了。

當我初到蘭君家裏的第一天，他便對我說：“你要認得一位女朋友麼？我可以替你介紹她是一個極有趣的女孩子。”我當時聽了也很高興。

第二天早晨，我和蘭君在門外閒步，

在朝陽的影裏，遠遠看見一個結着短辮的少女的背影，站在一家門口，我正待想問蘭君，他先指着對我說：“這便是我所要介紹你的百合姑娘。”她看見了我們，也表示很歡迎的樣子，輕移着細步跑過來，像一只沐浴在朝陽之中的小鳥兒，蘭君便指着我對她說：

“這便是我的好友A先生。”

“噢，原來是A先生，我早聽蘭君說你要來了。”

她說話的時候，那種婉轉的聲音，那種活潑的姿態，真是令人可愛。我想，祇有十三四歲的少女，便這樣的伶俐活潑，長大起來，定是一朵社會上的交際之花呢。

我還彷彿記得，她那時是穿着一身白夏布的衫裙，周圍有淡青色的狹邊，襯在白嫩而帶微紅的肌膚上，素靜中顯出嬌艷，正像一朵含苞欲放的百合花。而那

佩有玳瑁別針的烏黑的髮辮，和一雙圓耳的白帆布鞋，尤其能顯出少女溫柔可愛的樣子。

自此以後，我們便常常聚在一起，蘭君和她同遊的時候，我也時常參加在裏面，或是在草地上拍網球，或是在階前納涼，閒談。蘭君有她作伴的時候，精神總是比平常格外歡樂，話也格外講得多。我雖然和她沒有特別的感情，可是總很希望時常和她在一處，因為她那愛嬌的微笑，她那清脆的語言，的確能夠引人的快感，就是有了憂悶的心事也會被她打消的。

在日落的黃昏，在炎暑消退了的夜深，我們時常相邀着到湖濱一帶散步去的，吹着湖上送過來的涼爽的清風，談許多無關痛癢的笑話，這樣往往一直走到荒涼無人的舊城腳邊才回轉的。

我還記得有一次，當一個晴明的午

後，我們幾個人一同泛舟湖上，在綠蔭幽深的斷橋一帶徐徐盪漾，後來蘭君提議往遊對岸的雷峯（那時雷峯塔還是巍然存在）不料舟抵湖心時，四山黑雲陡捲，雷電交作，像有狂風暴雨的驟至，我們心中却懷懷自危，幸而舟子鼓棹急進，等暴雨襲來的時候，我們已躲避在靜慈寺的山門裏了。當危急中，她畏懼泣下，受我們撫慰的那種情景，的確在恐怖中有一種怪美存在。

這一年的暑假，很歡樂地但又很迅速地過去了，不久又到了秋季開學的時期，我又不得不離開了他們，忽忽地回上海去了。

（三）

在那個暑假裏面，我和百合姑娘相處了兩個月，雖然沒有和她發生甚麼特別的感情，然而別後總時常忘記不了她。

一個天真活潑，溫柔可愛的少女的印像，時常浮現在我的腦中。我只希望她和蘭君的感情隨時日而俱進，使有情人終成了眷屬。我想，蘭君是一個英俊有為的青年，而百合姑娘又是一個優美柔順的少女，他們若是能夠結合了，確是一對幸福之侶。我以後在寫信給蘭君的時候，常常問起百合姑娘的近況。

不料在兩年之後，我接到了一封蘭君家長發來的喜柬，知道蘭君已結婚了，但他的新夫人，並不是我一向希望着的百合姑娘，却是另一位我未曾見面過的女士。我心中頗以為詫異，一時起了許多的猜測：他們以前的感情既那樣的親密而結果竟是如此，或是蘭君的家長獨斷的主張？否則便是他後來別有新戀，竟把可憐的百合姑娘拋棄了？——當時我深替百合姑娘惆悵惋惜。

又過了半年，蘭君有事旅行到上海來，我到旅館裏去訪他，久別重逢，談了許多別後的情況，後來談到百合姑娘，我就問他：

“你後來爲什麼竟拋棄了她呢？她近來的情形究竟怎樣？”

蘭君鄙夷地笑着，微微嘆了一聲說：

“關於百合姑娘的事，真是一言難盡。唉，她是墮落了，她將來的結果還不知道是怎樣。實在說來，她到了這樣的地步，都是我的罪孽，因爲她的男性的朋友，我可說是最初的一個。我當時因爲她活潑可愛，很歡喜和她接近。”

“是的，你那時候的確和她很親密，我也很替你們慶幸。”我插言說。

“唉，那時我對於她的確很有希望的。”他接續着說：“但到了後來，她的年紀漸漸的大起來，交際也一天一天的廣

起來了，大概也就是因為她的活潑好動的原因吧，幾乎全日城的青年學生，只要一提起她的名字，沒有一個不知道的。她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意志薄弱的青年，為她所顛倒的不知道有多少。聽說她男性的朋友，至少也有一千以上。因為她的名譽太壞，以致遭了幾個學校的退學，現在還失學在家裏。我最初雖然屢次加以忠告，但她總是不改，最多以一哭了事。後來甚至我的名譽也幾乎被她連累，所以祇得決心棄了她和我現在的夫人結婚了。”

蘭君說到這裏，又從行篋中檢出一條從報上剪下來的新聞給我看，裏面說的，也是隱隱的在暗指她的風流浪漫史，文字更寫得猥褻不堪入目。我想，這雖是無聊文人的手淫，但其中不無近於事實，以她那樣純潔可愛的處女，受了環境的

感化竟墮落到如此——我又不禁替她深深抱憾。

後來我又聽到別一方面的消息，才知道蘭君對於她如此攻擊和蔑視，却還有一個原因在着。

百合姑娘既然在青年的社會界裏活躍之後，在她的許多男性朋友之間，關係最深，交情最密的，要算是美少年的D君了。

D是蘭君至好的同學，我也認得他，他是一個女性化的，富於誘惑性的美少年，他也早知道百合姑娘的芳名了，但蘭君對於他是很緊防着的，從沒有給她介紹過。有一次，因為學校演戲，D扮演的是女角，他就得着了機會，央求蘭君向百合姑娘代借衣服，蘭君也就允許了。演戲的那晚，百合姑娘也去看的，大概她對於D也很表傾慕之意。自此以後，他們就互通

書信，由通信而祕密約會，在綠波上的小舟間，在湖濱的坐椅上，時常可以看得見他們的雙雙的踪影，在並肩絮絮情話，而百合姑娘和蘭君的舊交，反而因此疎遠了。有一次，當蘭君無意中發現了他們兩人密會的時候，他就再也忍不住，竟把他多年的好友一旦棄絕了……

像這一種的事情，本來和我沒有絲毫關係，也早不在我的記憶之中，不過因她這次的突然來訪我，不免又歷歷地重新浮現了出來，當我和她坐在市內的公共汽車裏的時候，我儘在作這種無謂的追想。

(四)

我和她來到層樓高聳，車馬密織的繁華的中心點，在人叢中，走進了一家食品店的樓上，擇了一處比較清潔而靠近馬路的小間裏坐下。

這家食品店，是受了歐化而富有現代趣味的酒菜館，一切的陳設和裝璜，都極求精雅和舒適，能在繁囂中顯出閑靜，好像是爲着在都市中的忙人當工作之後消遣享樂而設的。我們到這裏面，都感到一種清新的氣分。

“百合小姐，你愛吃點甚麼？”當侍者進來之後我笑着這樣問她。

“我甚麼也不想喫，A先生，我真是喫不下。”她似乎走得很倦了，左手支撐着頭，疲懶似的說。

“那麼我們還是先嗑一點酒吧。”

“我是向來不會嗑酒的。”

“但是今天我們難得遇到的，不妨稍稍嗑一點吧。”

她微笑着似乎同意了，我便向侍者點了一些酒菜。

侍者把酒菜拿了上來之後，我那時

腹中也感了幾分餓意，就放縱地大嚼了一陣，但她終像是喫不下的樣子，老是將左手支着頭，顯出疲癯的神情，偶然喫了一兩口，就把筷子放下了，酒也只稍稍在唇邊潤了一潤。

“百合小姐，你太客氣了，你嗑完這一盅白玫瑰吧，菜也多喫一點。”我再拿酒壺向她的酒杯裡添了一些說。

“A先生，你真太客氣了，我看你和從前大不相同了，你活潑得多了。”她微笑着說，同時將酒杯拿到唇邊滿滿地嗑了一口，精神也興奮了一點起來，不像剛才那種消沈的樣子。

“那也不見得，我還差不多吧，只是更顯得老了一點，不過，你，你的態度到有點和從前不同呢。”我這時似乎已帶了些醉意，向她醉眼矇矓地笑着說。

“怎樣改變了，是不是比以前消沈得

多？”她興奮地追問着我。

“一切都改變了。啊，你以前是一個何等活潑愉快的女孩子。”

“唉，我真是變得太厲害了呢，就像我今天的穿的衣服，在以前，我那裏肯着出來。”她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像引起了無窮傷感的樣子，接着又微微嘆息了一聲說：“從前我每次出門的時候，衣服非要燙得一點縐紋也沒有，一條辮子，這樣梳，那樣梳，每天總得忙到一兩個鐘頭，但是，現在却是隨隨便便的了。”

“百合姑娘，你現在正當青春及時的時代，爲甚麼竟悲觀到這樣？”

“所以，人家說，花兒愈是開得早，謝也謝得早的。我也是太早熟的原故吧，像我現在的年齡，在人家正是及時的期間，而我却覺得世事的空虛，處處令人灰心

了。”她說到這裏，似乎更覺悲不可抑，就再拿起酒杯盡量地嗑了一口。

“你這幾年來的生活究竟怎樣？我因為好久沒有看見你，所以不大清楚。聽人說，你在H城的交際很廣，名聲也很大……”我更逼緊一層問她。

“唉，說起來真沒有人相信，我的朋友，實在就不過你們幾個人，不知道的人，總以為我的交際怎樣廣，前幾年還有人在報上造我的謠言，你也知道這件事情麼？”

“我似乎也聽見人說過，那於你攻擊得真太厲害了。”

“所以，A先生，我的年紀雖小，刺激却受得很多了。在最近一二年之內，我不知不覺的變了態度，以前的朋友都不來往了，有時甚至一兩個月住在家裏不出門外一步。”

“那不覺得悶吧？”

“牀上躺躺，看看小說，到也覺得清靜自在。”

“百合小姐，我真想不到你受社會這樣的虐待，唉，人家太辜負了你呢。”

“唉，像我這樣的人，有誰看得起？做人真是太沒味，我情願還是早一點死去的好。”她這時臉上已露出一點薄醉的意味，越說越傷感起來，眼睛上也滿含着盈盈的情淚。

“D君，他不是以前對你很好麼？他現在也不和你來往了麼？”

“他現在得意了，高攀了富家，還會來睬我麼？聽說他不久便要結婚呢……”說到這裏，她的聲音像隔住在喉頭，再也說不下去，豆大的淚珠，撲簌地落下胸前。我也不好意思再問她下去，使她更入於難堪之境，所以祇得低聲安慰她說：

“百合姑娘，你心中也不必過於悲傷，以前的事情，也不必再去提起牠了。你如今還在年輕，將來的幸福正多着呢。”

她不再響了，溫存地像一隻小綿羊般的受我的撫慰，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只是朝我呆望，好像還有萬千哀怨，無從傾吐的樣子。

我們這樣的談着，不知不覺已經將近午後兩點鐘了，酒樓上的顧客也差不多走盡了，只剩了我們兩個人在那裏，侍者進來，看見我們那種神情，也放出驚奇的眼光，我忙叫他拿上手巾來，爲她擦乾了淚眼，付了菜賬，就匆匆地跑下酒樓。

(五)

蘭君的全家這時也避難在上海，寓居在租界的北首，我爲着要探聽關於百合姑娘的消息，在第二天的早晨，特地冒雨去訪他。

那是一個春雨霏霏的早晨，當我到蘭君家裏的時候，他正起身不久，臉上還帶着睡意，我和他是多年的老友，遇到了也就隨便的談起來，我說：

“百合姑娘那裏你可曾去過麼？你不是前幾天約我同去訪她的？”

“她來的時候曾去看過她一次，聽說她不久又回去了。”

“不確實吧，我昨天就看見過她，是她尋到我那邊去的，我的地方還是你告訴她的吧？”

“是的，我曾經和她談起過你，她和你談了些什麼話？”

“我們足足談了兩個鐘頭，啊，她的牢騷真多。”

“她的牢騷當然多得很，你這次對於她的印象怎樣？”

“我看她太可憐了，而且失了少女天

真的美，好像一個飽受世故的中年婦人的樣子。”

“聽說她的腹部也高得很。”

“那我到沒有注意，不過我看她比以前沈靜得多，並且對我講了許多懺悔的話。”

“那是靠不住的，你不要受她的騙，老實說，她這次到上海來，我雖然只見了她一面，但她所幹的事情我全都知道，她的確還沒有覺悟，但可憐她又被人利用了。”

蘭君談到這裏，略略停了一刻，像在腦中作了一番思索，接着又把百合姑娘近來的情形詳細地對我說：

“百合姑娘這次到上海來是兩星期以前的事，我們幾個朋友都不約而同地預先知道了，她到之後，最先去看她的便是D君，D君自從前年來上海結識了一

位木商的女兒之後，早把百合姑娘棄置一旁了，聽說他現在已經和木商的女兒訂了婚，而且已住在家裏做了驕寵的佳婿，不久便要結婚了。這些情形，百合姑娘並非不知道，在理只有和他斷絕關係。但D君一見了她，便向她假意請罪，說他對於木商的女兒實沒有一點真情，他的一顆赤心是永遠愛着她——百合姑娘——的……百合姑娘聽了他這一番甜言蜜語，又被他迷醉住了，仍舊和他恢復以前的感情，連日徘徊在電影院和咖啡館之中，就像一對新婚的夫婦（其實D君早已對她下過手了）後來D君又約她到木商的家裏去喫飯，她起初執意不肯，後來畢竟意志太薄弱，竟如約的去了。不料這一去竟中了D君的苦肉計了。

“D君這次對於她的獻殷勤是有作用在裏面的。在百合姑娘沒有到木商家

裏去會D君之前，D君實在還沒有和木商的女兒正式訂婚，因為那木商雖有百萬的家產，但還是把錢看得很重，對於他的愛女許婚於D的條件是要求D的家長拿出一千兩的聘金。D是一個窮光蛋，那裏拿得出這許多錢，以致這婚事也只得延擱着。這一次百合姑娘到了上海，他便利用這難得的機會，請她到木商的家裏去吃飯，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就是要使木商夫婦見了百合姑娘，知道還有別一個這樣美貌的女友，而急於將自己的愛女送給他。

“木商的住宅是在上海附近的郊外，百合姑娘那一天特地趁了火車去訪他，他就用了圓滑的手段，將百合姑娘介紹給木商的全家，他的未來的新夫人也出來和她相見。百合姑娘本來是善於交際的，各方面都應付得很周到，博得木商全

家的歡心，後來便留她喫了午飯。

“大腹的木商，頭腦多麼簡單，果然中了木商的巧計，自從那一次百合姑娘去過之後，心裏便有些着急起來，認爲他愛女的婚事不能再延遲下去了，當下便無條件地將自己的愛女和D君訂了婚，並且擇定了佳期在桃花開放的時候，以免生出意外的變故，可憐百合姑娘做了一番傀儡還不知道。

“過了兩天，D君又到上海來會百合姑娘，要求她在上海至少住到三月半再回去，爲的是請她在他們結婚的時候當女僮相。這一回百合姑娘却真的氣不過了，她竟忍不住哀哀哭泣起來，並且說，上海她再也不願意住下去了，一兩天之內便要回去，所以我以爲她真的回去了。”

“她並沒有回去，恐怕她是怕再見D君而故意這樣說的。”我說。

“實在她的運命也太可憐了，不過這也是她自己不好。”蘭君對她的結論，一半是可憐一半是嚴責。

“她始終是可憐的，她的不幸是社會造成她的。”我對於百合姑娘受朋友如此的虐待，而沒有一個人能同情她的，確有些憤憤不平了。

(六)

在酒樓上，百合姑娘曾將她住的地方告訴過我，她說除了我沒有對別人講過，要我嚴守祕密。一天的午後，我按着日記簿上所抄的地點尋過去，果然尋到了她所住的地方，啊，那真使我暗暗地驚疑起來，我想，她怎樣會住到此地來的？這兒不是野妓流氓出沒的所在麼？記得兩個月以前的某夜，我從一家影戲館裏出來經過這地方的時候，不是被一班賣淫婦亂拉亂拖過一陣的麼？那門牌上面還掛

着甚麼蘇申灘簧的招牌。啊，她怎麼會和這般人同住在一起，我竟有些不相信起來。但遲疑了一息，畢竟鼓着勇氣走進去了。

不滿一方丈大小的天井裏，堆滿了木板破桌椅之類的殘廢物。在空中，更晒滿了七零八落的男女的衫褲，那上面的水分還沒有乾，時常在一滴一滴地落下地來，門窗和牆壁上面，積着多年的塵埃和煙煤，這裏尋不出一點光明來，只有陰暗和潮濕。

我的頭上着了幾點水滴，經過了那天井，便看見一個髮髻鬆散的中年婦人，拖着鞋子在走進去，我立定了腳向她問：

“對不起，請問這裏有一位百合姑娘住着的麼？”

她好像聽覺不十分靈便似的，慢慢地回過頭來說：

“你自己到樓上去找找吧。”

我走上了黑暗而帶有霉黴氣的扶梯，就放大了聲音喊了她幾聲，接着從木板隔着像鴿子籠一般的小房間裏面，忽然攢出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來，側着頭歪着嘴問我：

“你尋那一個？”

“我尋百合姑娘，她是不是住在此地？”

“有的有的，她在那裏打馬將。”她說着便又像老鼠似的攢進去了。

不久百合姑娘便迎出門來了。她的兩頰泛着紅潮，眼睛裏也乾枯無神，好像是夜晚沒有安睡的樣子。她見了我似乎不大好意思的說：

“我們到樓下客廳裏去坐坐吧。”

“我不坐了，我們還是一同到外邊去走走吧。”我說着就想拉着她急急地走

出門去。

“但是我今天的精神不大好。”她似乎還有些遲疑不決的樣子。

“我們到××公園去散散步，舒暢舒暢精神不好麼？至少比悶在家裏好得多。”我說。

她聽說到公園去散步，眼睛也似乎亮了起來，微笑着說：“那麼你到樓下去等一等，我就下來。”

我和她同走出那煙煤薰積的門外，在路上僱了兩輛洋車，經過幾條熱鬧的馬路，便來到這××公園。我們在全園走了一轉，在一處池水的邊上的一張安樂椅上坐下。那時還在初春的二月，公園裏的春寒還沒有減去，樹梢枝頭，只長出幾點嫩綠的幼芽，草地上祇是灰黃的一片，遊人的踪跡稀少，安樂椅上，祇有幾個僑居的流民坐在那裏默然出神，平靜的池

水上映着沈靜的倒影，在蕭條冷落之中，可以理會出美好的春光不久便可到臨

我受了初春公園中幽靜的景色之潤澤，把剛才所得的醜惡的印像完全忘却了，我看她的臉上也有一痕青春的笑容浮漾着。

“百合姑娘，你現在覺得精神上舒暢一點吧？”我問他說。

“我走到這裏面來就覺得暢快得多。這地方真好。”

“要是再過一兩個月，樹葉綠了，草兒青了，男女的遊客散滿在樹下池邊，那時還要有趣呢。”

“啊，環境真是能夠變化人的心境的，你看我住的那地方，多麼狹窄，多麼破陋，真是使人不能安心。”

“我也覺得你住在那地方太不相宜了。”

“你看了不見笑麼？”

“並不是見笑，不過我很不願你住在那種醜醜的地方罷了。”

“可是我也是沒有法子，唉，我真想早一點回去的好，大約火車就快通了，等火車一通了我就要走。”

“那麼你回到故鄉去以後，想做點甚麼事情呢？”

“到甚麼地方都是一樣，都是一樣的無聊罷了。”

“以我的意見，你回去之後，最好仍舊去進一個學校，再讀一點書，將來在社會上可以獨立謀生，就可以減去你的痛苦呢。”

“啊，我不瞞你說，我以前在學校裏是糊裡糊塗過去的，沒有一樣功課歡喜，所以我對於讀書是早已灰心的了。”

“那麼你以後究竟怎樣好呢？”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我真像大海中的一葉輕舟，天涯海角，任她飄泊了。”

“你的父親也不管你麼？”

“父親一天到晚在外邊，他也沒有工夫來管我，唉，我只恨母親死得太早，要是母親現在還活着，我也決不致於像現在這樣……”她說到這裏，眼睛裡又滿含着清淚了。

百合姑娘的運命的確太可憐了，但她的意志畢竟太薄弱了，沒有和環境奮鬥的勇氣，我聽了她前前後後的許多話，更想到在蘭君處得到的許多消息，和她現在的生活狀況，覺得她以後的命運，只有沈沈下墮，不知到甚麼地步為止。而能力薄弱的我，也想不出方法來為她解救。所以只是默默無言地惆悵不歡，她也很沒趣地坐着向一池止水出神地呆望着。

公園中蕭條的情調，更增加了我們一層暗淡的傷感，遊人也更加稀少了，寒風吹來也有些刺骨難受，我覺得再不能夠坐下去了，便和她慢慢地走出了公園。

(七)

戰事已經告了一個段落，交通機關也漸漸恢復了，過了幾天，百合姑娘又到我的寓所裏來，她這一次臉上似乎減少了許多煩憂，微笑着對我說：

“A先生，火車已經通了，我明天就想動身回去了。”

“這幾天車上擠得很，你不再等幾天回去嗎？”我說。

“擠也沒有法子，我想還是早一點回去的好。”

我知道她在上海傷心的事情太多，而且住的地方也太不相宜，所以我也不再勉強去留她，我問她說：

“那麼有人和你一同走麼？”

“沒有同伴，明天我只有一個人回去。”

“一個人在路上不要緊吧？”

“不要緊的，我一個人在路上來來往往走慣了的。”

“好，那麼我明天到車站來送你吧。”

“真是多謝你了。”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我清早便起了身，帶了一點送她的禮物，匆匆地到了她的住所，她也早已起身了在整理行裝，我幫她捆好了行李，那時已經將近七點鐘了，便急急地僱了兩乘車子向車站進發。

到了車站，她守住了行李，我便去給她買票，那賣票處站着等待的旅客，比平時十倍的擁擠，我費了許多氣力，才買到了一張三等客車票擠出來。

我把車票交給了她，就提了籐箱，和

她走上月台，那時車箱裏面，乘客已擁擠得密不通風，費了許多時間，才爲她安排了一個比較寬舒的地位。

“今天你太辛苦了，真對你不起。”她坐定之後，握着我的手向我表示很感激的謝意。

“那到不要緊，只是你在路上要小心一點。”我也緊緊地握着她的手說。

“不要緊的，你儘管放心好了。”

站上已打過第三次鐘了，我便急急離別了她下車來。

“再會了，你到了那邊就寫個明信片給我。”

“再會了，我到了一定寫信告訴你。”

車子慢慢的移動了，我還站在月台上呆望，她也撲出車窗來向我揮着手帕，直到那火車的全部隱沒在曉霧之中，我才悵悵地走出車站，但一個可憐的美麗

而憂鬱的少女的面影，浮現在我的腦際，
歷久歷久還沒有褪去。

三 年

(上)

W城自從改插了青天白日旗以來，氣象煥然一新了，本來是荒涼寂寞，像死去了一樣的都城，現在却突然的生動活躍起來了，牆壁上滿貼着紅紅綠綠的‘普斯塔’，街路上的人馬車輛，擠塞得水息不通，這裏面大都是軍裝皮帶的革命同志，和剪髮短袖的新女性，尤其是那些旅館酒樓，因為有許多新貴人的光顧，生意也比前十倍興盛了。總之，革命後的W城和革命前的完全是兩個了。

胡春帆隨着軍隊駐紮到W地來已經有兩個多月了，他是在第O軍所附屬的政治部的一位股員，本來是帶有虛無主義色彩的他，勉強在軍隊中做宣傳的

工作，眼看着前線的兵士在流着血汗奮鬥犧牲，而自己却退居在後方安閑享樂，的確有點覺得慚愧。而且自從到W城以來，他覺得一般人的革命精神已沒有從前的緊張了，所謂宣傳工作，也無非是貼幾張標語，發幾份印刷品，而上面所寫的，又無非是那幾句徒說而不實行的老套，他感到這種工作實在有點無聊了。他很願立刻把他的職務辭去了，仍舊去回復他以前的生活——書局的編輯生活。

他們軍隊所駐紮的地方是在一個因為軍事時代而停辦了的中學校，房子很寬大修整，他所住的是以前教員宿舍的舊址，院中有些荒廢了的花木亭台，頗有東方的亭院風趣，他住在那裏雖然天天覺得不安，可是每當下午辦公之暇，他在這裏面閒步徘徊，領略領略那種荒涼頹廢的情調，到很覺得安適自在，所以也

就一天一天挨遲過去了。

一天炎暑的午後，他正在辦事處工作的時候，頭上流着汗，手裏揮着扇，正覺得熱悶不堪，忽然看見一個勤務兵從外進來，送了一封信給他，他拿了那封信就像喫到了一杯冰淇淋一般，心裏清新了不少，在信封面上一看，知道是從本城的某警備軍政治訓練部裏寄來的，但沒有寫出發信人的名字，所以不知道是誰寄給他的，看那筆跡，潦草而娟秀，好像不是出於男子之手，這是引起他的懷疑和驚異了。

他立刻丟下了筆，懷着十二分的好奇心把那封信拆開來，那信上是這樣的寫着：

“我知道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一定要奇怪，這是誰的筆跡？現在我告訴你，這是你三年以前的一個朋友——紐秋一

——寫的，不知道你還記得她否？

唉，三年，足足有三年了。這三年之中，我的變化真太快了，我已不是三年以前級秋了，母親故世，姊姊去國，我現在已經變了天涯一孤人了。

我到此地已有一個多月，在此地的政治部充司書之職。前幾天我聽見一個朋友說你也在此地，他並且告訴了我以你的地方，我覺得很高興，很想會一會你談談我們別來三年的情形。

你也想會一會你那可憐的級秋麼，你肯到我這裏來一次麼？我是隨時都在這裏的。——級秋”

這封信看了之後使他想起了許多前塵往事，一個少女的面影——三年以前的那少女的面影——立刻浮在他的眼前。

那不是一個綽約娉婷的美人，也不

是一個嬌下玲瓏的少女，圓圓的臉龐，豐肥的肉體，剪得很短像男子一樣的頭髮，一看的時候，決不會引人的注意，但是你若看久了，那麼她的圓圓的棕色的眼睛，白晳而紅潤的兩頰，像玫瑰一般的紅唇，和一排整潔的細牙，是有種健康美存在着，還有，還有她那柔潤而豐富肉感的全身，的確有點誘惑男性的魔力。

三年以前，當他在維新書局裏當編輯的時候，他住在那編輯所附近一條衚衕裏，那衚衕裏所住的人家，大半是那書局裏的職員，所以來往的朋友很多，很不感到寂寞，在許多友人裏面，和他最稔熟的，要算是他的同事王君的弟弟P君了。因為他的年紀最輕，性情也很率直，而且他們都是性的煩悶者，所以遇到了不是評論女子，便是高談戀愛哲學，他們的生活是很有浪漫趣味的。

有一天P到胡春帆那裏笑着對他說：

“我們這裏不久有一個女朋友要來了，C女士你是知道的吧？昨天她來說，她的在鄉下的妹妹就要來了，想跟着我哥哥學英文，大約將來還要住在我們這裏的。”

“她有多大年紀了，肯和你們兩個男子住在一起麼？”

“還是十五六歲小孩子，思想也是很新的。”

“那麼你正可以和她戀愛戀愛呢。”胡春帆拍着P的肩膀笑說。

“她來了我定要和她戀愛戀愛呢。你要認得她我也可爲你介紹的。”P也聳着雙肩笑說。

過了幾天，那女孩子果然來了，而且真的住在P君的家裏，胡春帆由P的介

紹，也認得了她，她是一個健康而活潑的女孩子，見了男子也不怕羞，從她那剪得很短的頭髮和不事修飾的服裝上看來，可以知道她是一個未來的女革命家，這是無疑的，因為她姊姊便是一位女革命黨的激烈份子，她姊姊的情人更是一位共產黨員的老先輩，她的名字叫叙秋。

最奇怪的是她還能唱京戲，而且是一口清脆的好嗓子，汪笑儂的馬前潑水和閣瑞生等等的流行戲，尤其是她的拿手，每逢他們遇到她的時候，談不到幾句話總是笑着要求她唱戲，她最初是搖着頭拒絕，但到後來也就毫不羞怯地放開嗓子唱了，婉轉的音調，合拍的節奏，可以知道她跟着蓄音機的唱片練習過來的，他們聽了也都拍手歡呼，不絕地贊美，在他們的團體生活之中，自從她參加了之後，更覺得生動熱鬧了。

眉宇英俊，體格富有男性美的春帆，對於女子的誘惑力是很強的，因為他是最初總能給人一個很好的印象，所以有許多女性遇到了她，不久就會被她所征服，完全傾向着她了，而他對於戀愛觀念却又是一個泛愛論者，他的用情是不專一的，往往同時認識許多女友，而各方多表示一點情熱。

年輕無知的紐秋，認識了他之後，不久她那天真幼稚的心，便完全傾向着他了，他們更因為同鄉的關係，談起話來格外的投機入好，每日工作完畢的時候，紐秋老是找到他的房裏去閒坐，他們同事中時常有敘樂的宴會，紐秋同去的時候，老是坐在他的旁邊引起他人的羨慕，最初抱着熱望的P，到這時候却被冷落在一旁了。

當風和日暖，百花爭放的三四月之

交，春帆時常帶紐秋到公園中間步，在紫藤花架的綠蔭下，蝴蝶蜜蜂爭相飛逐的甜美的空氣中，他們坐在安樂椅上，談着許多故鄉的情形和各人的往事，頗有些像詩歌上所描寫的幻美的情調。當這樣的時候，紐秋老是絮絮叨叨將她家庭的情形，父母的不良的嗜好，兄嫂的陰險刻薄等等，毫不祕密地向春帆訴述。她的話雖然有繁瑣重複，不脫稚氣的地方，但在她的語氣之中，却是充滿着反抗的氣質，她不但對於她的父母兄嫂表示反抗，而且對於她革命的姊姊也有些不滿意。

但春帆對於她那繁瑣的訴述却並不十分注意，他只是在享受她那手背上的柔順的肉感，和紅唇上的甜膩的滋味。

他和紐秋形跡既然達到這樣的地步，但一方他和另一個女性的書信往還的情熱，也達到了高度，那是遠隔在幾

百里之外的他的舊友吳女士，是兩年之前當他在S地教書時認識的。吳女士不斷地寄着情意纏綿的書信來，表示她對他的深長的思念。他將吳女士和紉秋比較一番，覺得吳女士是纖細婀娜的身材，輕盈綽約的風韻，一對水汪汪的眼睛，尤其是富於表情，而且能詩善畫，且有藝術的天才，而紉秋不過是一堆豐肥的肉體，毫無風韻，毫無表情，太缺少女性美了。而且吳女士年紀也比較的大，對於戀愛也比較能夠了解，紉秋無論如何是趕她不上的。不過他因吳女士遠隔在他方，而紉秋却是天天能見面，時常可以接觸她的肉體，所以他對於兩方面都相當的情熱。

但紉秋不久也離開了他到鄰縣的一個女學校上學去了。她去了之後也和他不斷的通信，她在信上稱他好哥哥，他也稱她小妹妹，他們的感情似乎更比以

前密切了。有一次，她發了一封快信給他，信上說：“我現在寂寞極了，孤獨極了，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你，你若是再不來看我，我便要自殺……”他看見了這封信，知道她的歇斯的里又發足了，但因為好久不看見她對於她的肉體也有點渴慕，所以就在書局方面請了假，特地到鄰縣的女學校裏去看她。

他趁了兩點多鐘的火車，到了那鄰縣的女學校裏會到了她，她看他來了果然表示十分的歡悅，談了許多別後的情話。那女學校是由幾個新人物私立的，規則非常自由，所以他就要求她向學校託故請了事假，他們便在一家旅館裏同住了兩天。在那兩天之中，他們是充分地滿足了肉體的要求。

到了第三天的早晨，他就別了她，趁車回去了。他以兩天的經驗，因為肉體過

分的接觸反而對她生了厭棄，他發現出她許多醜惡的地方，而且對於她屢次的向他要求生活費的幫助，也不免覺得麻煩，他很怕以後增加了負累，却巧在他回到自己的家裏之後，在信箱中接到吳女士兩三封連發來的信，吳女士也在約他去作密會，她信上說：“七夕的佳期到了，你爲甚麼還不來呢？你不要使我再空空悵望了……”他看了這種有詩意的句子，覺得她的趣味的確深得多，所以過了幾天，又不辭勞辛，路遠迢迢地去會吳女士了。

他會了吳女士之後的印象很好，她的優美的表情，她的文雅的言語，更足以顯出紐約的粗俗醜惡來，所以他從吳女士那裏回家之後，就決計和紐約斷絕關係，她接連來了幾封信也置之不復……

三年，足足有三年了，這三年之中，他

沒有聽到她的消息過，他也接連地交識了許多別的女性，早把她置至腦後了，他只知道她的姊姊已和愛人遠去蘇俄，他也以爲她一同去了。

現在接到了她這一封信，又便把往事追尋了一番。

他想不到她還在國內，而且她也在參加革命工作，而且也來到這W城，這真是太湊巧的事了。

“她對我不起怨恨麼？她還在記起她舊日的友人麼？”

“不去看她太對她不起了，去看她呢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她現在怕長得更大了，女子長大了是能增加許多美點的，而她已經在社會上經驗了一番，一定和從前變了一個樣子。

“還是去看她一次吧，她一定能原

諒我以前的故失的，她既然會寫信來，對於我總還表示好感，在人情上是應該去看她一次的……”

他這樣躊躇不決地想了一番，結果仍舊是決定去會她。實在也因為在軍隊中太久了，和女性接觸的機會很少，的確有點感到生活的枯燥和性的煩悶，所以看了紐秋那封意深情長的信，表示十二分的歡愉。

(中)

他到W地還祇有兩個月，因為朋友不多，沒有事情是不常出去的，所以對於W地的路徑還是很生疏，而W地又是一個軍隊聚集的地方，那時候由各處開來的軍隊實在不少，甚麼軍部，師部，團部，或是駐紮在學校裏，或是設營在寺院裏，一時難以找尋，看看信封上也沒有寫出地名，翻翻電話號簿也因新設的機關沒有

排入。

他沒有辦法，祇得走出門去，在火熱的太陽光底下，東奔西走，看見有軍隊駐紮的地方便問，而他因為着軍裝太不雅觀，改換了一套洋服，那些門衛兵看了他都有些警戒敵視，不肯讓他進去。後來他在一處大操場的附近，本來是騎兵秣馬都細柳營前居然問到了，經了許多的周折，他才跟了一個勤務兵走進去。

他在會客室裏坐了一息，接着她便笑着出來相迎了。她的樣子，的確和三年以前有點不同了，雖然身體依舊是白皙豐肥，却更比以前長高了一些，而且全身穿着軍裝，頭髮也剪得很短，要是遠看過去，簡直像一個英俊美秀的少年軍人。女子穿了軍裝，因身體各部的構造和男子不同，就像臀部胸部的特別發達，畢竟有些不相稱的地方，沒有男子巍然挺立的

姿勢,但在這種不相稱的地方,却反而能夠發現出許多變態的美來,足以引起異性強烈的性衝動,

她看見了他之後,好像完全忘記了過去的事情,對他一點也沒有仇恨的表示,他也絕不向她提起往事,他們數年闊別,一旦重逢,像有無限喜悅的情緒充滿着,他們談起如何加入革命的情形,她說,她的軍隊生活差不多已經過了一年了,從革命軍在廣東北伐出發的時候,她就加入在裏面了,隨着軍隊,一路追奔逐北,經過幾省的長途,在一月以前,才駐紮到這地方來,路上是遭了多少的危險,吃了多少的虛驚……

春帆聽了她這種生活的情形,覺得她以這樣一個年輕的女子,長途跋涉,不辭勞苦,要是在舊式家庭中的小姐此刻正躲在閨房裏享她們安閒的清福,而她

却有這樣奮鬥犧牲的精神，心裏也實在有點驚嘆敬服起來。

“這種生活你到過得慣麼？你不覺得太辛苦麼？”他向她慰問着說。

“過慣了到並不覺得苦了，我覺得革命生活是最有趣味的，今天到這裏，明天到那裏，精神上非常痛快，比在家庭裏自由舒服得多。”

“但是你們女子，在軍隊中不感到不方便吧？”

“有甚麼不方便，我們還不是和男性一樣的生活，革命時代的女子是應該男性化的。”她說到這裏，精神似乎格外興奮起來，露出得意的笑容，繼續着說：“真的，我現在的胆子比你們男子更大了，往往前線在開火，我們後方仍舊是照常工作，聽着轟轟的大砲聲，一點也不覺得可怕。有時在路上走一百多里路，有

時在露天睡幾晚,都是很平常的事……”

“阿,你真是一個新時代的女子,你的精神真可佩服呢。”他禁不住贊美着她說,同時輕輕地撫摩着她柔軟的手背。“你的軍裝也穿得很好看,你竟變了一個女軍人了。”他好像又回復到三年以前對她的親暱的態度了。

“穿軍裝我是最歡喜的,女人的衣服我差不多有一年沒有穿了。”她也溫順地像小綿羊一般的受他撫慰。

“你現在在軍隊中也有別的情人了麼?”他抱着她在懷裏問她。

“沒有,確實沒有,他們那般人誰看得起?”她向他含媚地看了一眼,同時又反問他說:

“你呢,你一定有很多女朋友吧?”

“我,我現在也寂寞得很……”他說着再也忍不下去,緊緊地抱住了她,俯

下頭去和她作了一個長時間的接吻，她也把她溫潤的舌尖伸到他的口裏去。

大約已經到了四點多鐘的光景，太陽漸漸的西斜，天氣漸漸減去了酷熱，他覺得在這軍營裏不能和她久叙，她也好像還有許多別後的離情向他傾吐，所以他們就相約着到城南的H公園裏去。

H公園是這W城中唯一的遊樂場，是由一個荒廢了的花園改建的，園的占地極廣，和一片荒郊相接，遠望過去，可以看得見城外的一帶連山，園中有幾座東方式高大殿堂，但有許多地方又參雜着西洋的式樣，曲折的小徑兩旁，滿植着成蔭的綠樹，也有葡萄架和荷池等幽勝的佈置。近來園中的辦事人，因為遊園的人一時增多，便在園的西隅，闢了一處納涼飲茶的地方，每當夕陽西下，涼風吹來的時候，樹蔭底下，便坐滿了青年男女在那

裏低語輕笑。

春帆和叙秋來到這公園裏之後，也在這地方擇了一處比較幽靜的坐位，他們喫了些點心冰汽水之類的東西，看看日暮時公園中的景色，精神覺得爽快得多，好像回復了一切疲勞的樣子。

天漸漸的暗下來了，四周的景色都變成青紫的調子，清涼的晚風吹來，把日間的炎熱完全退盡了，那時正是陰歷六月底七月初的時候，天上雖沒有明月，但滿天的繁星，在燦爛地發着閃閃的光輝，他們在這種情景之下，默默地坐了一會，不知不覺的想起了三年前的往事來。

“春帆，那年夏天，我不是也和你時常到那F公園裏去納涼的麼？坐在那池水旁邊的草地上納涼是最幽靜不過的啊，說起那F公園，我也有幾年沒有去了。”她依在藤椅幽徐地說。

“啊，時間真是過得快，想不到我又會在此地遇到你呢。”他也像發了一點感慨。

“想不到的吧，你以為再也遇不到我了吧？”

“我也時常想到你，今天遇到了你我正覺得意外的歡欣呢。”他的聲音已沒有剛才的流暢自然，有些近乎勉強敷衍的樣子。

由這樣的談話，就漸漸逼近到他們的感情中途斷絕的問題上去，他們兩人之間的空氣也沒有一刻以前活潑自然了。

“後來你為什麼就不寫信給我呢？我寫了幾封信給你也沒有得到你的回信……”她的笑容也斂住了，只是緊逼着向他問。“我那時對於你真有點痛恨，我不知道你到甚麼地方去了。”

“後來我因為搬了家，所以你的信我也一封沒有接到。”他還想遮掩着自己的過失，強辯着說。

“那麼你搬了家也該通知我一聲，爲甚麼竟杳無消息了呢？”她再逼緊一層問他。

“唉唉……”他低着頭再也說不出一句話了。

這時候園中的遊人也漸漸的稀少了下去，四周增加了一層冷寂的情調，只聽得風吹樹葉息索的聲音，但他們兩人像是忘記了四周的一切，仍舊相對着坐在那裏，她再繼續着說道：

“說起來恐怕你還不相信，我老實告訴你，我這三年來的飄泊無依，備嘗艱苦，可說完全是爲着你而受的呢……”

“這是什麼原故呢？我竟害你到如此麼？”他的確有點莫名其妙起來，興奮

地搶着問她。

“事情是這樣的，我和我的關係以及你後來對我絕交的事情，以後就都被我的姊姊知道了，她還說是你向她說的。”

“我決沒有向她說過，我決沒有把我自己的事情報告給她的道理。”

“不管你有沒有報告她，總之她是知道了，她寫了幾封信來罵我，說我年紀輕輕，不應瞎了眼睛便和人發生戀愛，我也不肯服氣，寫信去和她對罵，後來她終於和我決裂了，她說再不管我了。那時我失了朋友，失了姊姊，你想我的心裏是多麼痛苦。後來姊姊就到蘇俄去了，母親不久又去世了，我便成了一個無依的孤兒，廢了學業，漂流到青島去，後來又轉到廣東，一直來到此地，將來還不知道是怎樣呢。”她最後的結論說：“總之，你那時不

該這樣對付我的，你的確有些對我不起。”

他低着頭，默默地聽她的訴述，再無從強辯了，他像在苦惱地沈思着，懺悔着，過了一刻，他才慢慢的抬起頭來，毫無力量地說：

“我的確太對你不起了，我早已痛悔着我以前的罪惡了。不過這是過去的事情，我們何必再去提牠？你若是能夠原諒我，以後我一定……”

“我也無所謂原諒你不原諒你，只要你自己問問自己的心。”

“我是真的懺悔了，我以後定要好好的來贖我的前罪……”

她經他再三的哀求，也似乎寬宥了他，他們漸漸又談到旁的地方，不再提起這件事情了。

(下)

他回到自己房裏的時候已經是十

點過後了，同事們都已睡盡，他因為精神上受了過分的刺激，再也不想睡了，一個人坐在燈下，儘在把半天內經過的情形反覆地想着，他很覺得羞愧，在一個女性面前低頭認罪時還是第一次，但自己以前對她的確太薄情，向她認罪，向她懺悔也是應該的，但是今後對她的態度又怎樣呢，還是重繼舊好呢或是就此疏遠？

“她一定能夠原恕我的，她是還在希望我去愛她，否則何以還要見我呢？但看她的種種言語和態度上，的確比以前狡猾得多，令人捉摸不定，她雖說和旁人沒有發生戀愛，但當她受男性壓迫時候的那種表情像是很有訓練的，和三年前那種天真無邪的態度是大不同了，但是，這有甚麼關係呢，革命時代的女性早把貞操觀念打破了，戀愛無非是一時的，肉感的……”

他這樣反覆地想了一番，爲着安慰目前的寂寞計，爲着滿足一時的性慾計，結果決計和她重繼舊好，他就立刻提起筆來寫了一封信給她，那封信上，最初是說這次會合的奇巧，和看見了她之後心中所起的敬慕，其次是表明自己的懺悔的苦心，希望她的寬恕，最後就向她直接求愛了，他這樣的寫着說：

“我們既然同在漂泊的路上走，我們就該攜着手兒，互相撫慰，也可減去一點途上的寂寞，從今以後，我們把一切的痛苦忘記了吧，我們把一切煩惱丟開了吧，我們永久地擁抱着，接吻着，幸福地生活下去吧……”

他把這一封信寄出之後，心裏覺得十分的痛快，他想她對於這種要求一定接受的，懷着十二分希望心在等待着她圓滿的答覆，果然，隔了一天之後，她的回

信來了，他急急地拆開來讀下去，那信上這樣的寫着：

“春帆：你的信我已經拜讀過了，對不起，我對於你的美意是完全不敢領受。這樣的甜言蜜語，要是你三年以前對我說，也許會痴迷地被你所惑，可是，現在已經遲了。

老實對你說，這幾年來你的墮落的生活，你的自以為浪漫的行爲，我都是清清楚楚的，你慣會用花言巧語去誘惑純潔無邪的處女，滿足你的肉慾，發揮你的獸性，而終於被你一個一個棄掉，你簡直把女性視作玩物，任意蹂躪，你自以為手段高明，稱快得意吧。哼，你實在是戀愛的蠹賊！女性的仇敵。

年輕無知的我不幸也遇到了你，污損了我的童心，破壞了我處女的潔身，到你的獸慾滿足的時候，又任你棄置在路

旁，我爲了這件事情，不知受了親友多少的辱罵，受了世人多少的譏評，吃盡了艱難困苦，嘗盡了憂患顛沛，所以我無時無刻，不在切齒痛恨，想報復這莫大的恥辱。但是我總以爲再沒有見面的一日，我以爲你真的死了呢。那知道你還在人間，而且湊巧的更尙能見你一面。

昨天你的卑鄙無恥的態度，早已不出我的所料，你的佯笑假語，你的過示懺悔，只要不是三歲的小孩，誰能相信，我含羞忍辱，將一腔苦心述給你聽，無非是想你回頭猛省，受良心上的裁判而已。那知你以爲有機可乘，故能復萌，懷着惡獸的野心，想使你的黔驢故技。你還嫌蹂躪我不夠麼？你還想再度凌辱無知的緜秋麼？但是，你是錯了。

老實對你說，現在的緜秋早已不是三年以前的緜秋了。經過了多少的世

變，看透了多少的人心，早已把意志薄弱，感情動搖的我，變了一個鐵石心腸的鬥士了。我現在已經脫去舊時感傷的灰色衣裳，走上堂堂正正的革命大道了，誰再馴良溫順，受你欺騙的撫慰呢？

別了，誰和你擁抱來？誰和你接吻來？趕快把你那顆野心收起了吧，別再昏迷在夢裏了！——叙秋。”

他把這封信看完之後，好像猛然地着了當頭一棒，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侍 女

一

夏天的一個午後，天氣晴朗得很，藍碧的蒼空上，一片白雲也沒有，從海上吹來的南風，很有一點兒使人怠倦的意味，炎炎的赤日照來，把馬路兩旁的層樓華屋分外顯得燦燦絢爛了。廣大而平坦的西藏路上，人馬紛紜，車輛雜踏，他們的興致，好像因了天氣炎熱而更加增了熱度。

在這嚷嚷的人羣之中，這時有兩部人力車，自西南而向東北不快不慢的在那兒前進，從他們車上攔着的一二件的藤箱包袱看來，可以知道他們是去趕下午五點鐘從上海開往無錫的快車的。在前面一輛車子上坐的是一個二十來歲

的青年男子，他的洋服雖然著得還整齊，但已經不十分時式了。粗黑而多凹凸的面上，好像經過了不少的波折，把年青時代所應有的美點完全消失了，但眉宇之間尚有點靈氣，看上去還不像一個俗子。在那後面的一輛車子裏坐着的却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印花的紗衫褲將圓肥的肉體緊緊裹住，但沒有穿裙，頭髮是剪短了的，黑壓壓地覆在額的四周。眼睛很大，兩頰有些紅黑，說她是像女學生却嫌太粗些，說她是像女工也太時髦一點。

這兩部車子直拉到北火車站總門邊停止了。他們出來走到車站裏面的時候，三等車的賣票處已經擠滿了許多男女旅客。青年將手上提的籐箱交給了少女，同時對她說：

‘你在此地等一忽兒，我去給你買票。’

說着，便隨手挨到人叢裏面去，好容易買了票子挨出來的時候，他手中拿了一張到黃渡站的三等車票給那少女。這時候距開車的時刻尚有半點鐘的樣子，他們兩人便好好的走到較為冷靜一點的地方，看看四周沒有甚麼人來往，青年便從衣袋中取出一個淡紅的信封交給少女說：

‘這裏面是兩張我最近的照片，是我送給你的，你回去拆開來看，但千萬不要被人看見。’

少女接受了信封，很珍重的將牠放在提箱裏面，默默地不說一句話，過了一息，才顫聲地對青年說：

‘我們這一次離開以後，不曉得要什麼時候纔能重見？’同時她那一對大而黑的眼睛裏也包滿了清淚。

青年聽了她這單純而感傷的話，也

受了強烈的感動，握住了她的手說：

‘綠綺，你放心好了，我決不會忘記你的。你去了之後，我總當極力想法子使我們將來永遠聚首。只要你能夠寫信，我們就不致於從此消息全無，我替你寫的幾個信封你放在箱子裏嗎？’

‘啊，哥哥，我的好哥哥，你既這樣真心不忘記我，我也決不會忘記你的。只請你快點想法子。我一到家就寫信給你，信封都放好了。’少女和着淚含含糊糊的說。

‘那麼最好，你一到就立即要寫信給我的喇！我是在思念你的呢！時候將不早了，你也可以上車去了。’

這時候她才依戀不舍的和青年分了手，走出月台去。他還呆呆的站在那裏，看到那少女的影子消沒在車箱裏之後，才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車站，搭了五路

電車回去了。

二

青年 M 是一個有文藝嗜好的人，他自從 F 專門學校畢業之後，便留在母校裏教書，因為他的賦性愚直，不喜交際，所以總得不着一個較好的機會，老是在母校裏屈居末座。這 F 校對於留校畢業生的待遇是很苛刻的，薪水十分微薄，但他也能甘於清貧，長年飄泊着度那孤寂的獨身生活。

獨身生活終究是很悽慘的，他近來時常感到悲哀與急迫的要求，尤其是在吃飯的時候，他時常會停住碗筷呆呆地想：

“我也應當有一個家庭了，倘若有了家庭，我的生活不致於如此乏味罷，舊式家庭的女子也罷，鄉下女子也罷，只要她能好好地服侍我的……”

這種牢騷的動機，完全是因爲他每次所吃的飯菜太壞了的緣故。善於機變的廚房，知道M在學校裏是一個不重要的份子，便隨隨便便弄了一點下等的飯菜去敷衍他。他只要一看見這些不可入口的飯菜，便覺得喉頭梗住了再也不想去吃牠。起初他雖然也和廚房辦過幾次嚴重的交涉，但終歸是沒有效力，所以自從今年春季一次旅行回來之後，他索性將廚房裏的飯不包了，每天隨便買一點麵食或米粥來充飢。身體一天一天的消瘦下去，這是當然的結果。

F學校外面的名聲雖然很大，但校舍却不甚宏大壯嚴，而尤其是學校的四周，完全是江北人的世界，街道狹小不平，下雨的時候尤覺泥濘不堪，使一般教員學生進進出出都感到不便，優美的人生趣味，更是談不到的了。

租界的勢力一天一天的擴充開來，漸漸的及到這鄉不鄉巾个市的地方來，F學校門口的那條崎嶇的狹路，也漸漸的用細石子鋪平闊了起來，對門的一所古舊破敗的會館，也拆去改造了一排市房，這使F學校裏的許多人都無形中添上了一層喜色。

市房建造完工了，商店一月一月的開了出來，近學校旁邊的商店，當然以喫食店爲最多，其次是售書籍與文具的營業。這裏面最能引人注意的是一月買書籍而兼營酒菜的商店，那店號也題來格外有趣，叫‘停雲社’，

停雲社的主人是一個有兩片小鬍鬚的清瘦的中年男子，看他的樣子絕對不像一個商人，乃是一個具有新思想的教育家。所以店面內外的佈置裝飾，也與旁邊的幾家商店完全異趣，時髦一點的：

說，是帶一點歐化的。他們所售的書籍，也都是關於新思想新文學的出版物。

M在這停雲社開設的時候也很抱樂觀，因為旁的幾月店太俗氣而陳舊了，不足以引起他的趣味，他很想有什麼一二月咖啡店開出來，可以使他時常走進去找一點刺激和安慰，停雲社雖不是咖啡館，但樓上也售賣菜與汽水冰淇淋，也可以不時去小飲，免得特別走三四里路上別的咖啡館去。

他還聽得人家說，停雲社裏面還用着兩個沒辮子的女招待呢。是的，他也時常看見有兩個像女學生模樣的少女在店門口倚立。

感着食慾荒與性慾荒的M，對於這種商店的開設，當然表示熱烈的歡迎的

(三)

一個星期日的中午，正是停雲社開

張的第二天，M便邀了他的同事而兼同鄉的D君進去吃午飯，因為D也和M一樣，近來也為着飯食問題現着不安的狀態。這一次學校裏開音樂演奏會，他們預備吃了飯去參與盛會，所以與致格外的高。

餐室的規模並不大，祇一間前樓和一間亭子間，座位也並不多，檯椅却都精巧合用，上面靠壁的一張穿鏡檯上放了許多玻璃杯花瓶之類，很有點咖啡館裏的風格。壁上還掛着幾幅孫中山，列寧，馬克斯等的肖像，可以知道這店主人是國民黨的信徒。

他們兩人揀了靠窗的一個座位上坐下，那兩個侍女便拿了一張菜單從樓下跑上來招待了，M在一剎那的印象之中，覺得這兩個女侍者，都沒有染着一點都會裏的習氣，是新從鄉村中出來的純

潔的處女，她們的天真的態度，富有肉感的身體，都足以迷醉M。

‘先生，你們要喫點什麼菜？’那侍女中較大的的一個立在旁邊問，她操的是靠近上海的鄉村的口音。

‘你們有甚麼好喫的菜？’M笑着反問她。

‘你們自己在這菜單上揀吧，揀出了寫一個條子給我們。’她的聲音中很帶有一點媚態。

‘倒是新式呢，選了菜還要寫在紙上。’

他們隨便選了幾樣時新的菜，兩個女侍者便拿了條子笑着跑下去了，她們好像初次試做這種營業，對於這新的工作感到特別的趣味的樣子。

‘還不壞呢，D君，你看怎麼樣？’M等她們走下樓去之後笑着對D說。

‘這正是我們理想中的 Waitress 喇!’

‘兩個之中你喜歡那一個?’

‘我喜歡那小的一個,她的一對眼睛真大得可愛呢.’

‘我倒歡喜那大的一個,因為她的肉感很豐富,而且也很有一點 Charming.’

‘總之,我們以後多少可以得到一點安慰的地方了.’

‘不錯,我一定要進行,造他一點 Romance 出來.女學生是我沒有希望的了.’

‘還要去談她,現在的女學生都不是東西.’

‘D 君,那麼我們就在這裏包飯吧,每天可以和她們談談.’

‘很好,但要問問價錢如何,飯菜好否以後再說.’

他們這樣的談了一陣，菜已經上來了，肥嫩的手托着白的洋磁盆，很有一種女性美的誘惑。這時因為來客不多，她們時常立在旁邊和他們談笑。M和D喫着鮮熱的飯菜，看着旁邊的秀色，感到幾個月來沒有過的安慰。

她們和店主人接洽過之後，終於決定了在停雲社裏包飯。M是包的全日，D却是只包晚餐，因為他日間還要到別處去辦事的。

(四)

自此以後，M對於喫飯這一件事情漸漸感到興味，不像從前那樣的對飯食而蹙眉了，就是有時飯菜壞了一點，他也不覺其壞，很樂意的喫下去，而且時常不會到時候他便匆匆的上樓去，把亭子間先佔據了，因為亭子間裏祇有一個客座，只要將門推上了，什麼事情也不致被外

人看見的。

中餐是M一個人去吃的，他當一人獨佔在亭子間的時候，便和那兩個女侍者談些閒天，女侍者因為他善於說笑，也很歡迎他的到來，往往前樓的座位上坐滿了許多客人，焦等得用竹筷敲得杯盤滿響，而她們仍是泰然的在M旁邊胡纏。而M尤其注意在大的一個身上，因為她的女性美實在很有些媚人的力量，剪得很整齊的烏黑的短髮，黑而大的眸子，緋紅的雙頰，白磁般的牙齒，豐肥而高聳的乳頭，說話時那種婉囀的聲音……這種種的美點，幾乎把M看得昏醉無力了。

M從她的談話裏面，知道她的名字叫綠綺，是上海附近的某鄉村的人，今年已經十九歲了，也曾讀過兩年書，但字還認識很少，父母是早就去世了，家裏祇剩有兄嫂，他們是不去管她的——她的孤

苦可憐的身世，使 M 激起了熱切的同情。

他們的感情一天一天的深了起來，有一次，M 在她提上手巾來的時候，竟大胆逞勢握住了她的手，低聲對她說：

‘啊，綠綺，我愛你得很！’

‘不要動手動腳，被旁人看見呢。’

她媿的笑了推讓了。

‘外面沒有人，你放心好了。’ M 進一步再握住她的手，抱住她的頸子深深地狂吻了一陣，綠綺却一聲不響毫沒有抵抗力了。M 這時候昏迷了，只感到肉與肉接觸時愉快的感覺。直到扶梯上腳步聲響起來的時候，綠綺才從他的擁抱中逃脫出去。

從鄉村中初出來的天真純潔的綠綺，忽然遇着像 M 這樣的青年去愛她，自然將她全生命整個浸注在他身上了。綠綺近幾天來做事很懶了，長日悶悶如有

不歡，每逢到了上午的十一點鐘和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她便依在樓頭呆呆俯視，探望着M的影子。

‘啊，M先生，我曉得你來了，’綠綺每在M方入座時便從前樓跳到亭子間裏對他笑着說。

M是照着老例，雙手緊緊抱住了綠綺狂吻，吻過了便抱她坐在腿上對她說：

‘你怎麼會曉得我來了？’

‘我在露臺上看見你，一跳一跳的走進來。’

‘你是特地在望我的嗎？’

‘我……我在望你。’

‘那麼你是時時刻刻在想我？’M更加抱緊的去問她。

‘想是想的，可是你是先生們，我是下等人，我怎配來想你呢？’綠綺依在M的懷裏悽然的說。

M聽了她的話，眼睛也不覺紅了起來。

‘綠綺，你放心，不管你是什麼人，可是我總是愛你，此地也不是你久居的地方，我將來總要爲你設法……’

在M的意思，以爲現在的女學生最是沒有真實的感情，她們慕虛榮，好浮華，朝三暮四，玩弄男子，所以要講戀愛，惟有和這種天真純潔的鄉村的處女相愛，才能得到真真的安慰，現在既然不期而遇到了這性情柔順，生性可憐的綠綺，自然願將他所有的熱情完全供獻給她了。

(五)

M因爲是一個嗜好文藝的人，所以他的感情也較常人一倍的豐富，因爲太豐富了便會濫用其感情，他的名譽也因此壞起來了，有許多人說他的戀愛不貞潔，見新棄舊；還有許多人說他是失戀，太

可憐了，其實像他這種既無地位，又無金錢的人，要和當代的一班尊貴的女學生戀愛，當然是春夢一場。

是的，M確是一個多年的失戀者，幼年時代的初戀生活已經給了他不少的痛苦了。自從他的教員生活開始以來，認識過幾個女性了，三年之前，他從N地的某校回來之後，便和他舊日心愛的學生W女士通了許多的信，W女士多愁善病，素有林黛玉的雅號，M被她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所迷住了，曾經做了許多文字去歌頌她過。W女士最初對於M也是甜言蜜語，一往情深的，但後來好像看出了M的地位不高，不足以爲終身的伴侶，便慢慢的冷淡下去，終於音書斷絕。

還有一次，那是兩年之前的事情。正是春季開學的時候，F學校裏來了不少的新生，在許多新生裏面，有一位姓O的

女生，也是M在N地時候的舊相識，久別重逢，自然更增一番熱烈的情緒，那時C還和她的嫂嫂住在四馬路左近的一家旅館裏，M便時常過去看她，和她一同出去看電影，上百貨公司，來往的足跡密切得很，不料有一次M到旅館去訪她的時候，却恰被從鄉下出來的C的父親撞見了，頑固的這老人，看見這種情形，便把C痛詈了一頓，還寫了一封信給學校的當局，要他們重加查究，年輕無知的C，天真爛熳是她的可愛之點，但同時也是她的缺點，她竟把M對她的事情，哭哭啼啼的對校長和盤說出來了，M這一頓不把位置丟了還是幸事，戀愛的進展當然是斷絕希望了。

M自從受了這幾次重大的打擊之後，如同害了一場大病，元氣再也恢復不轉來，到處表示他消極的態度，他曾在—

篇感想文上說過，從此不再和女子接近了，免得受那可怕的“女難”。不料在這年夏天的時候，不可避免的女難又繼而至，那對手自然又是他的女學生了。那人名葉長青，也是新進F學校不久的，M初次見她的時候，便覺得她的皮膚上包含一種珍珠色的寶光，而且端莊沈靜，落落有大家丰度，不過因為她是上江人，M很不喜歡上江女性，因為沒有溫存柔媚的氣質，所以也就隨時在意識之中忘却了。

想不到在暑夏的一天，葉長青忽的來訪M了，M一時頗覺驚喜，她的聲音雖不甚婉囀動聽，但是她那白紗衣裳中透出來肥白的肉色，以及手上拿着的一把綠綢遮陽傘，確是帶一點南歐的風味。她的來意是想問他要幾張水彩畫的，M一向對於自己的作品，從來不肯輕易

送人，但當這異性的請求之前，却不得不突破此例，他竟欣然的從畫囊中揀出幾張得意之作送給她了。但也以為此機不可失，便對她提出了一個相當的條件。

‘畫是送你了，但我要畫你一幅外光的肖像。’

她略一躊躇便慨然允諾了。於是他們便約定在星期日的下午，到法蘭西公園內去作畫。

自此以後，他們的感情自然一天一天的密切起來，公園內濃密的樹影底下，也時常可以看見他們倆偕遊的足跡了。不過他總覺得葉長青的交際太廣，來往的男同鄉太多，深恐再蹈以前的覆轍，作他人的笑柄，所以不敢將真情盡量顯露。

直到涼秋九月的一天早晨，他正在室內作畫的時候，忽聞房門外有彈指的聲音，接着她滿含着青春的笑顏捧着一

束肥美的秋菊進來了，她不待M先開口，搶着便說：‘我剛才在路上走過一個花房門口，看見這些花開得多鮮美，特地買來送給你先生的。’說着便將那些菊花插在棹上的花瓶裏，M喜出望外，連聲道謝，但她却好像很害羞似的推出房門跑走了。

受寵若驚的M，在她走後，把她所贈的這些花，輕輕地捧在唇邊一朵一朵的接吻過來，猶如吻在她的紅脣上一樣，最後他却在一朵花心上發現出一枝別針來，猶殘留着一種髮間的香味，這是從那華鬢之中拔下來的是無疑了。

這樣珍貴的贈賜，使M感激而落淚，他竟回復到初戀時代的很純潔的熱情狀態中去，把葉女士當作難得的知己。但是態度不可捉摸的葉女士，不知她還是故意玩弄男子呢還是天性如此，她有時

對M很親和而有時却很驕慢，使M遍嘗甜酸苦辣的種種滋味，但他的心中總覺得還有一綫的希望，那就是等到來歲的春天，百花怒放的時節，有一次修學的旅行，在那旅行中定可以看出她真真的態度來了。

光陰易逝，冬去春來，千載一時的機會修學旅行居然盼望到了，不料在那修學旅行中，M竟失敗了，她毫不寬容地將M屢次殷勤的邀約拒絕，朝朝暮暮，只是跟隨了一個運動家東跑西竄，M當時雖不免有今昔異殊之感，但後來一想，像這樣淺薄無聊的女子，戀愛即使成功了，也不見得是幸福，倒不如一去的乾淨，不過他因此對於現代的女學生的仇視更加增劇了，他對於女學生愈是仇視，對於天真無知的綠綺愈是愛戀。

(六)

上海這地方，可說是男女戀愛最便利的地方，但同時亦可說是戀愛最不便利的地方。最便利是因為社交自由，對象易求；最不便利是因為人烟太密，風景太少，戀愛原是祕密的，戀愛又須藉大自然在無形中引誘的，所以人跡罕至的名山勝水，乃戀愛者互訴衷情之地。在上海而欲與愛人遨遊舒情，除非是遠去那吳淞的海濱，或是在春季龍華的桃林深處，若是在市內勉強要找尋一個幽僻之所，那麼祇有霞飛路附近的法蘭西公園了。那兒有淺草平蕪，茂林雜樹，清碧的池水，幽僻的曲徑，綠楊蔭下，時可見華年之情侶徜徉輕語其間，一到這裏面，便會忘記了生老病死的人世諸苦。

M自從認識了綠綺之後，屢次想和她同往公園中去散步，他心裡想：‘勞作的綠綺，日夜為工作而繁忙，日久必使其

心情俗化，若是能與自然漸漸接近，將來可以養成她享樂藝術的興趣，而在月光花影下互抱的接吻，當是何等甜蜜的事。’但是終因他們的地位不同，若是給旁人看見了不好意思；而半新半舊的停雲社的主人，既想拿他們來作搖錢樹，又恐怕她們爲青年所引誘，對於她們的管束是極嚴的，所以總難於如願以償。

可是有一天的上午M竟和她偕遊公園去了。他們預先祕密所議的計劃，是綠綺向店主人以出外購物爲辭告假，而M預先在某處相候。這樣的計劃是很妥當的，她們在某處路口相遇之後，M便再不顧忌一切，緊緊地挽住她的臂膊，並肩向公園而去。

仲夏的早晨，公園裏清靜得很，平時的許多遊人，那時好像都有正經事情在那裏幹，一個也不見了，祇剩幾個醜陋的

傭婦陪伴許多西洋小孩在那裏玩，酷暑的威烈還沒有逼來，樹蔭下面，有一種和平的空氣，肥厚的垂楊因風搖動，猶如濃裝的美婦在賣弄她的風姿。

他們揀了池邊幽靜的一角坐下了。綠綺像是從來沒有到過這樣美好的地方，什麼都能給她以新鮮的感覺，只是露出驚奇的眼光四望周圍的景色。

‘這地方你覺得好不好，我是常到這裏來的。’

‘好是很好，可惜我不能時常來。’

‘我以後可以時常帶你來，這裏四時的風景多不同，你看這兩天那白蓮花不是將要開了麼？’

‘蓮花真是種最好看的花，我們鄉村的池塘裏也有，花開的時候，到處都覺得香呢。’

‘那你們鄉間的風景好得很呢，我

幾時和你同去玩。’

他們正在這樣清談的時候，後面却走來了個巡捕，對他們高聲的喊道：

‘你們還是早點出去，遲了給外國人看見了不好。’

他們不提防受了這意外的干涉，倒喫了一驚，綠綺面色紅漲，頗有些手足無措的樣子，M却有些憤慨起來，他對巡捕反責說：

‘這是甚麼話？我們並沒有違背公園的規則。’

‘公園的規則是不許女子不着裙子進來的。’

M本來也覺得綠綺不着裙同行爲不甚雅觀，但可憐的她是從不曾縫一條裙過，而且以她的地位也不配着裙的。至此，M却是無話可辯，祇得對綠綺講：

‘我們走吧，何必一定要在此地。’

他們帶羞帶恨的走出公園的門，一直向霞飛路走去，在一處咖啡店裏吃了兩杯冰淇淋，M平常在停雲社吃冰淇淋總由綠綺招待，現在却與綠綺同吃冰淇淋而由他人招待，這裏面很含有些滑稽的意味，M和綠綺談起這事都有點好笑起來，但是M總覺得剛才的一口氣不曾吐出，心中頗有些憤憤不平，而且更覺綠綺身世的可憐而起同情的悲感，他想：“綠綺的年紀也不小了，應當着一條裙了，我現在既然愛了她，這責任當然是應該我負的，做一條裙也不要多少錢，我決計買一套衣裙的料子送她吧。”

吃完冰淇淋，綠綺很沒興致地說想回去，M阻止她說：

‘等一忽兒回去吧，索性再去走走，我同你去南京路買裙料。’

綠綺聽了他的話推讓說：

‘我看不必吧，要你多化錢，我心裏是很難過的。’

‘這一點算什麼？我將來還要買許多東西給你呢。’M帶笑地拉着她去。

他們同走在馬路上的時候，M總覺得綠綺走路的姿勢不甚自然，膽小，畏怯，終脫離不了鄉下人的態度，但他相信這種缺點將來必定會改正的，若是給她着了，高跟皮鞋，旗袍，長馬甲，這種缺點必定會改正的。

他們在各家洋布綢緞商店門口看了許多時候，覺得那玻璃窗裡面陳列着的各種紗布的色彩，圖案，却是很好的，M只想都買了來給綠綺做新式的衣服，使她裝得和花兒一般，但是終因他皮包裏沒有多少錢，最後祇得揀了一種價值較賤的花洋紗剪了一套衣裙料。帶了女人在馬路上購貨物是M的第一次，所以他

很覺快慰，好像有了做丈夫的資格的樣子。

七

綠綺的膽子也漸漸地大起來了，她時常偷暇走到學校的宿舍裏去看M，M每逢她來的時候，怕人家從門外窺見他們，老是將房門反扣住了，把玻璃窗的帷幔也拉得密不漏縫，於是他們便很放縱無忌的緊緊抱住了，嘴唇與嘴唇相接，把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忘記了，只有兩人的熱氣融合為一團，享受着和諧與甜蜜的滋味。

‘綠綺，你願意永遠跟隨着我嗎？’當擁抱的時候，M常是這樣低聲的問她。

‘你騙我，你家裏是已經有的了。’天真無知的綠綺，也會想到了這一層，她說了把微合的眼睛斜上來望一望M的臉色。

‘你聽誰說的？我真的不騙你，我是沒有結過婚。’

‘你真的不騙我，那麼我是很願意的。’她說後把頭垂伏在M的懷裏，像一只很馴良的小綿羊一般。

在性慾發達到極度的M，多年在戀愛的火線上折了羽翼的M，對於這一次向綠綺要求的成功，好像得着了意外的勝利，前途有無限的幸福等待着的一樣。在M的心裏以爲，若是能得綠綺這樣的人作爲終身的伴侶，不但她物質上的慾望很小，可以不致於加重負擔，而且能夠幫助着操作，永遠做一個忠實的侍者。他很想立刻和她營同居的生活，怎樣的使她脫離飯館，怎樣的和她度簡單的小家庭生活，他都一一的想好了。但是總因爲籌款的無着落，以及自己地位上的關係，祇得暫時牽延下去了。

停雲社因爲利用了兩個女招待吸引了許多青年的顧客，鄰近的農家小店，無形中都受了莫大的影響。M有時候也吸引了許多朋友去一同會食，他們也漸漸和那女侍者相熟了，在會食的時候，老是拉了她們來談笑，而他們的談笑中每以M和綠綺兩個人作爲中心點，M也常引以爲榮。至於綠綺，在大衆之前，表面上雖做出和M很淡漠的樣子，但她的秋波却時時向着M偷送，這裏面真有說不盡的萬種情緒呢。

七月十四的那一天，是法蘭西的共和成立紀念日，在上海的法國商人，每年多照例有一番熱烈的慶祝，這前後的兩三天之內，霞飛路兩旁的綠樹陰中，綴遍了鵝黃與緋色的燈彩，公園裏更裝飾得

絢爛燦燦：入夜萬點燈火齊明，如在深黑的幕上畫出許多色光的圖案來，綠葉叢中，紅燈交映，引得各國的男女，都擁擠到那裏去作良夜之遊，把公園中平時清靜悠閑的情調完全打破了。

這一天晚上，還有一個大規模的提燈會，全埠的人士，都好像吃醉了酒的樣子，發了狂似的在人羣中擁擠。M在這一天的吃夜飯的時候，也約了綠綺到公園裏去看燈，綠綺也換上了新衣，很高興的隨着M同去，他們揀了一處偏僻的池邊草地上坐下，看遠近的燈彩，池中的燈影，以及一堆一堆來往過去的時裝男女，直到夜深人散的時候才回去。

第二天的中午，M又約了許多朋友同去午餐，入座之後，他們又想繼續日常的歡笑，但這一天樓上的空氣却大大的不同了，在平時他們去的時候，綠綺與還

有一個比較小一點的侍女總是笑容滿面的歡迎上來，但那天却是異常的沉默。綠綺更是淚汪汪地不作一聲，好像曾經哭過了似的，使他們都摸不着頭腦的驚奇起來，便殷勤地詳詢她們受了何種委曲，綠綺才把那種原因說了出來：

‘你們明天到此地來吃飯，要由別人來招待你們了，我們，老板對我們講：“上海這地方，年輕的滑頭太多，若是再做下去，將來不免發生意外，我們担不了這重大的責任。”所以他把我們回頭了。我們只做到今天為止，明後天就要回到鄉下去了。’

‘綠綺一面訴着哀詞，一面頻頻將手帕在眼邊揩拭，座上的客人也都為之憤慨不平，心裏明白：綠綺的退職，定是為着昨夜的晚歸與屢次的外出，那麼簡接便是他自己致害於她了，往日的一番

真摯的愛情，如今反成了她的致命傷，離開歡樂的上海，重歸到苦悶的鄉間，這少女的心頭將永遠種下憂鬱不快的種子。……他想到這裏，便憤憤的向衆人提議說：

‘她們既然爲我們而犧牲了，我們如今也應當犧牲一點，從今天爲止，我們也決計不吃下去了！’

‘她們招待我們很好，別人決不能有這樣的周到。’

‘以後即使來此，也只感到無味。’

大家都很贊同M的意見，便叫綠綺請老板上樓來算賬。

在M的意思原想以算賬爲名，把老板嚇倒了，使他覺悟到不用女招待便會立刻門前冷落，而同心過來仍舊將綠綺留住，這原是種極妙的示威運動。過了一刻，老板上來了，他非但不露慌張之態，泰

然的將各人的賬目一一算清了，他們知道在事實沒有再可挽回的餘地，祇得把欠賬還清了，悻悻然的走出門去。

那天下午，綠綺到M那裏去辭別，M很想立刻爲她找到一個職業，使她不致離滬他去，然後再徐圖進行之計，他託了許多朋友，但都回說這不是一時所能找得到的，所以他祇得對她說：

‘你還是暫時回去吧，若是職業一找到了，我就寫信通知你。’

‘但恐怕我這次去了之後，沒有再到上海來的一日。’

‘你放心吧！我是決不會忘記你的，你是會寫字的，那麼我們只要時常通信，決不會從此消息隔絕。’M說了後，要求綠綺把她的信址寫了出來。

‘那麼你明天幾點鐘去呢？我決計到火車站來送你。’

‘我明天下午趁五點鐘的快車回去。’

‘那麼我決計到車站來送，有許多話到車站再談吧。’綠綺這時心裏才稍稍安慰了一點，她說老板來尋，便偷偷掩掩的逃出去了。

八

綠綺走了後的第三天，M接到了一封從T鄉發來的信，那信面上的字，還是M自己所寫的信，裏是很簡單地寫着幾行字：

“M先生：自從回到家裏以後，心裏時時刻刻在想你，晚間睡不着，飯也不想吃，只覺頭痛腦昏。你在上海大約很好吧，我只想立刻到上海來看你。天氣熱得很，望你保重爲要，我的事情怎麼樣了？天天只在盼望你的好音！”

M看完了這封信之後，眼前漸漸幻

出一個少女的影子來，那人兒是紅腫着雙眼，短髮蓬蓬不整，頰上消瘦了多多，遠不如往昔的嬌艷了，倚在一張小竹榻上，不知道在想些什麼，憂愁籠罩住她的全身，少女的無邪的心靈，早已在她唇邊眉間偷偷地跑了……她是好像一個囚人在等待一個同伴去救她……

‘啊，這是我的責任，我是應該想法去救她了！’他想到這裏，不覺自己對自己這樣地說了一聲。

一九二六年八月起稿於嘉興
同年十月續稿於南京

傷 離

(獨幕劇)

時代 一九二七年春天的午後

地點 上海

人物 林曉春 青年畫家
方蕙英 約二十五六
之少婦
方蕙蘭 蕙英之妹年
十八歲
靜 兒 蕙英之女年
七歲
王 媽 女僕

一間上海中等式的住宅的臥室,室內的一切陳設,含有閨閣的香豔風韻,雅

潔明淨,但不很整齊,幕開時蕙英與蕙蘭斜依在沙發椅上。

蕙蘭 (拿着報紙隨便的看了一忽兒,抬頭望一望窗外的天空,面上微現喜色) 姊姊,你看,窗外的天空不是盡變成青色,陽光也照進來了,今天才像春天呢。

蕙英 (若有所思) 今年的春天真是悶人,往年春天到了這個時候早已和暖得穿不住皮襖了,今年還是這樣冷,雨也下得老是不停,像今天的天氣,交春以來還好說是第一天呢!

蕙蘭 但是,天氣一好,住在家裏便更覺得悶了。

蕙英 那麼早晨母親到姨母家裏去的時候你爲什麼不一同去呢!

蕙 蘭 到姨母那兒去也沒有甚麼趣味，我本想找姊夫同去看電影，但不知道甚麼時候他又不聲不響地跑掉了。

蕙 英 他老是這個樣子，到了上海更如喪魂落魄的一樣，整天的只是在外面遊蕩。

蕙 蘭 姊姊，我看我們還是早些回到故鄉去的好，火車怕不久就要通了呢，

蕙 英 能夠早些回到故鄉去當然很好。不過，唉，上海我總還想多住幾天
.....

蕙 蘭 是的，上海的確也有上海的好處，就像許多好的外國影片，在我們故鄉便看不到了。

蕙 英 蘭妹，你真是中了電影的迷了。這幾天有甚麼好的影片沒有？

蕙 蘭 （翻出報紙的遊藝欄）夏令派

克——風流皇后，卡爾登——多情公主，奧地安——情海風波……聽說多情公主好極了。

蕙英 你聽誰說過來？

蕙蘭 前天我在姨母那裏，聽表弟看了回來說，真是很有趣的情節呢。

蕙英 是怎樣有趣的情節，你還記得嗎？
蕙蘭 我還記得一點呢，大約是這樣的：西班牙有一位美貌的公主，真是長得很美很美的，法皇路易，遣使到西班牙王那兒來求婚，路易的樣子是又醜又老，但是西班牙王竟允許他了，不知公主早已鍾情於一個勇武衛士，那裏肯從，後來被他的哥哥逼得沒有法子，祇得勉強允許，但却另外附帶一個條件，便是他哥哥允許她將來能再選第二個丈夫的權利，後來等到公

主嫁到法國，法王不久就死了，那勇武的衛士恰恰來到法國，在月下冒險跳進宮中，把公主劫了出來，重回到西班牙王那兒去。西班牙王看見這樣的情形一時氣憤極了，但一想到曾經允許過她能再選第二個丈夫的權利，也祇得破顏而笑，他們倆便在西班牙王的面前結了婚……姊姊，你看這不是一段極有趣味的故事嗎？

蕙英 真是一段極有趣味的故事，但是，結果太圓滿呢。

蕙蘭 圓滿的也好，太悲慘了使人看了徒然不快，姊姊，我們就一同去看好嗎？

蕙英 且等一等再看，今天或者有人要來呢！

蕙蘭 誰要來？

- 蕙英 林家的曉哥。
- 蕙蘭 林家的曉哥？我們真的有幾年不見他了，他現在也在上海嗎？
- 蕙英 聽說是這樣的。
- 蕙蘭 你怎麼知道他今天要來？
- 蕙英 前幾天我遇着他的姊姊，據他姊姊說，他正在上海呢。當時我曾對她說，請他務必到我們這裏來一次，敘敘闊別，我想他這兩天一定會來的。
- 蕙蘭 小時候的朋友到底忘記不了的。我想他一定會來。
- 蕙英 所以我要在這裏等他。
- 蕙蘭 （看臂上時計）哦，快要兩點鐘了，我想我先去吧，你們隨後再來，我給你們留好位置。
- 蕙英 你先去也好，我去不去不一定，位置也不必留了。

蕙蘭 （走到梳粧台前整理了一番頭髮，隨後換了一件新式的旗袍）
那麼我先走了，曉哥來時請他多坐一忽兒。（出）

蕙英 （目送着蕙蘭出門，微嘆，自言自語地）蘭妹真是一個幸福的人，她整天好像沒有心事似地尋快樂，唉，人爲甚麼要去自尋煩惱呢？
（隨意在案上拿了一本書在手裏，看了半刻）（拋書，看壁上掛鐘）啊，兩點一刻了，今天怕又要空等一場。

（高聲叫了靜兒幾聲，但沒有應聲，靜寂中微聞鋼琴隱隱傳來）
靜兒大約又到隔壁去玩了，她聽了琴聲老是走不開的。

（門鈴聲陡響，驚起）

（在衣鏡前整了一整衣角，凝神

坐下,但一忽兒又立了起來,王媽進)

王媽 外邊有一位姓林的先生說要會少奶奶。

蕙英 你就去請他進來。
(林曉春隨王媽進)

蕙英 (驚喜交併,但却故意鎮定) 曉哥!你來了嗎?

曉春 英妹,你還認得我!

蕙英 怎麼會不認得?(顧王媽) 王媽,你還認得這位林少爺嗎?

王媽 (端視林,恍然若有所悟). 噢,是林少爺,我真老眼昏花了。(一遍說一遍上茶)

曉春 你倒還在跟着小姐做事?

蕙英 王媽,你快些到隔壁找靜兒回來
(王媽出) 曉哥,你還沒有見過靜兒吧,她真是一個極有趣的孩子

呢!

曉春 噢,靜兒,我還沒有看見過她呢。
(靠近蕙英,緊緊握住了她的手)

蕙英 (毫不拒却地) 啊,我們一別竟是這樣的長久。

曉春 至少也有六七年了吧?

蕙英 大約有八年了,你想,靜兒今年也有七歲了,我記得是生靜兒上年的秋天,我們分別的。

曉春 (傷感) 唉,“一別音容兩渺茫”,這八年的分別真是很長很長的,你看我不是老得多了?

蕙英 老也不見得,不過瘦了一點,只是我真是老得不成樣子,曉哥,你看是不是?(回復到幼年時代的嬌態)

曉春 仍舊從前的樣子,更增加了些少婦風韻。

蕙英 不要說笑了,已經是做了人家的母親,還會不老嗎?你看我的手臂,不是比從前細得多了?

曉春 (輕撫其臂) 唉,人還是依舊,可是我們這幾年來的變化,真使人可怕……

蕙英 命運的搬弄,這是怎麼也想不到的。

曉春 人事真是無常,英妹,你恐怕早已把我忘記了吧?

蕙英 只怕你將我忘了呢,連故鄉也不回來一次,我是沒有一年不在盼望你的歸來,可是今年望到明年,明年望到後年,總不見你的蹤影。

曉春 故鄉,我也屢次想回來,可是,我一起事情已經這樣了,見了面徒然傷心,所以我連回來的勇氣也沒有,英妹,請你原諒我!

- 蕙英 那麼信你總應該寫一封的,這幾年來,我連你的下落也不知道呢.要是我這次不遇到你的姊姊,怕再沒有重逢的機會.
- 曉春 真的,要是姊姊不和我講,我真不知道你在上海呢.
- 蕙英 你的姊姊怎樣對你講?
- 曉春 她告訴了我你們的住址,要我務必來看你一次.
- 蕙英 她也曉得我們間的關係嗎?
- 曉春 怕也曉得一點,他們知道不知道.
- 蕙英 總該有些知道呢.
- 曉春 那麼我今天來不是很不方便.他們不在家嗎?
- 蕙英 他們都出去了,只留下我和靜兒.啊,靜兒還不來?
- 曉春 靜兒有多大了?
- 蕙英 剛才我不是對你說過,她已經七

歲了。

曉春 定是長得很可愛的，像母親的樣子。

薰英 說起來倒有些像你呢，（低頭）人家都說她是很像你的樣子，

曉春 （搖首微嘆）……

（靜兒從門外跳了進來，看見有生人，停足不前，現出驚疑的表情）

薰英 靜兒，快走過來，林叔叔在這裏，就是我時常對你說起的林叔叔。

靜兒 （走到母親的身旁，對曉春不住的呆望）

曉春 （現出親密的微笑，但眼眶中隱隱含淚）靜兒，你認不認得我？

薰英 叫爸爸，哦，叫林叔叔，我不是時常對你說，林叔叔是很可愛的人。

靜兒 （含羞，躲在母親的懷裏）林叔叔！

曉春 可愛的靜兒，（伸手握靜兒之臂）
走過來，讓林叔叔親一個嘴。

靜兒 （將面兒貼在曉春的脸上，兩只
黑睛只是朝他看）

蕙英 你看，靜兒的確有些像你呢，鼻子
眼睛這一部分真是一模一樣。

曉春 唉！真是像得很呢！

蕙英 （媚笑）那麼她就做了你的女
兒怎麼樣？

曉春 （撫靜兒的柔髮）啊，可愛的靜
兒！

蕙英 回首往事，正如一場春夢！

曉春 想起了八年以前的那一夜，我住
在你們家裏。

蕙英 唉，那正是一個風雨瀟瀟的秋夜……

曉春 那時我們的悲喜之情，我至今還
想像得出來，我們整夜抱着痛
哭，但又不敢出聲……

- 蕙英 後來第二天早晨你不是便從此長別了麼？
- 曉春 是的，從那天起，我就踏上了我的飄泊之路，不久我就聽說你已嫁了。
- 蕙英 那是你走兩個月後的事情。
- 曉春 那麼你生靜兒是在甚麼時候？
- 蕙英 是在第二年仲夏的五月，所以人家都說她不足月，怕她養不大，所以他們都不歡喜她。
- 曉春 （對靜）靜兒，他們都不喜歡你嗎？
- 靜兒 （兩只黑眼睛上滿包着淚）是的，時常要罵我，只有媽媽是很愛我的。
- 曉春 （緊偎靜兒之臉）靜兒，你不要哭，林叔叔也很愛你呢！
- 蕙英 靜兒，林叔叔做你的爸爸好不好？
- 靜兒 （低頭不語）……
- 蕙英 林叔叔還會畫畫呢，將來大起來

跟林叔叔學畫好嗎？

靜兒 我要請林叔叔畫畫。

曉春 她也歡喜畫嗎？

蕙英 說起來也真是奇怪，她年紀這樣小，就好像很歡喜畫的樣子……

曉春 這真是大有母風呢！

蕙英 不是的，怕是有父風吧！而且她的性情也和旁的孩子不同，熱鬧的地方總不愛去，常歡喜一個人靜靜的在紙上描花。

（對靜）靜兒，你去拿了你的畫給林叔叔看。

靜兒 我畫得不好，林叔叔要笑我的。

蕙英 不要緊，林叔叔會教你呢，你快去拿來。

靜兒 （笑着跳到書案旁邊，在抽屜裏拿了幾張有畫的紙片過來）

曉春 （接畫在手裏，一張一張的看過

去)真是畫得很好,小孩子的畫有一種特別的趣味呢.好好的學下去,定能成一個很有名的女畫家.

蕙英 要是能夠常在你的跟前……

曉春 你也可以教她一點,

蕙英 有時候也教她畫畫,但也沒有常心.

曉春 英妹,你現在也常畫嗎?我好久沒有看見你的作品了,一定是進步得很.

蕙英 唉,說起來真慚愧,我久已將牠荒棄了,也沒有這樣的心緒.曉哥,你現在定是畫得很好.

曉春 好也不見得,不過我還時時在努力.

蕙英 你是定會成功的,曉哥,我從前不是時常對你說你一定會有成功的希望的嗎?

曉春 成功我也沒有這個希望，我只是將牠來安慰自己的寂寞罷了，可是，英妹，我每在孤獨提起筆來的時候，我的一味寂寞的悲感却更加深沉起來……我總會想起往日……

蕙英 啊，往日的情景，真是忘記不了的喲！

曉春 你還記得嗎？當我住在你們家裏的時候，我們在明窗淨几之前同在作畫的情景……

蕙英 要是我們現在也能夠如此……？

曉春 唉，那有這樣的幸福？……（淚下不能成聲，緊握蕙英之手）

靜兒 林叔叔不要難過，林叔叔可以時常到我們這裏來的。

蕙英 靜兒，你跟了林叔叔去學畫好嗎？林叔叔寂寞得很呢！

- 靜兒 (點頭) 媽媽也要和我同去……
- 蕙英 (此時亦泣不可仰) 唉, 媽媽? 媽媽是不成的了!——
- 曉春 (撒去蕙英的手) 啊, 我今天不該來的, 我明知來了徒然傷心, 我要走了, 我們從此不再見了吧!
- 蕙英 啊, 曉哥, 你不要走, 你走到那裏我也跟了你——同去……
- 曉春 我的志已經決定了, 我從此便要走上漂泊的路上去。
- 蕙英 靜兒怎麼樣呢?
- 曉春 靜兒你養她長大去吧, ——她是不能離開你的。
- 靜兒 (哀哭) 林叔叔不要走, 林叔叔不要走……
- 曉春 (抱靜兒而吻) 啊, 可憐的孩子!
- 靜兒 (抽噎) 親……愛……的林叔叔! (三人合抱, 哭不能辯其語, 幕漸漸下)

35713

5/1/30



5/1/30